



世界文學名著

復仇神

阿 胥 著  
唐 旭 之 譯

THE GOD OF  
VENGEANCE

By  
SHOLOM ASCH

Translated by  
T'ANG HSÜ CHIH

世界文學名著

復仇神

## 序

亞伯拉罕·卡漢

猶太文學在俄國的出生和猶太民族從俄國到美國的大遷移之開始，是同一原因底兩大事件。那無非是反塞姆族的十字軍，逼迫了以色列底後裔走往海外去找尋安全之鄉，並在他們底心中激起了種族自尊的新意識和對於本土語言的非常興趣。

在一八八一年反猶太人的暴動之前，那些受過教育的猶太人輒把他們底土語看作不值識者一顧的粗鄙東西。猶太語，尤其是寫下來的形式，只有不學無術的人纔用。受過近代教育的人所講及所寫的都是俄文。『塔爾穆派』(註)的智識階級，無論通訊或撰論文詩歌小說，概用希伯來文。有寫信給母親的，卻用猶太土語，因為當時一般做母親的不懂得別種語文。至若其餘的人，則從未重視過猶太底大眾語，說要用『一種不成文法的村言俚語』來創作文學，只要偶然想起來都是極可笑的。

用猶太土語寫民間故事和詩歌，本是十九世紀末葉以前早就有了的事，但是，除了某幾種例外的情形，這些都是特別爲了最無學識的民衆而打算的，並且被輕蔑地稱作「丫頭文學」。（至於土語寫的詩歌，則幾乎全然限於結婚典禮之用。）上面所說的幾種例外情形，是在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餘年之間，那時候有阿伯拉穆維支（S. J. Abramovitch）向着更純正的文學這方面之輝煌的努力。然而即阿伯拉穆維支所撰的故事也還未被當作春天到臨以前的先鋒之燕。它們僅博得一種含有好玩意味的讚許。真的，要閱讀它們非有一種特殊的獨立精神不可，而且它們博得愛護的讚許之後，很久還沒有繼起者出現哩。

及至正式的不平等待遇和屠殺把猶太智識分子底「民族覺醒」鞭策起來的時候，一切便大不相同了。無數開明的男女這時纔突然地覺悟，原來他們在孩提時代所用的語言並非一種粗鄙之物，卻是一種真正的語言，——不但不是一種笨拙詞句底雜拌兒，並且還富有着被忽略過去了的美質。且具有一種充滿藝術性的樸素的生氣，使得他們應用猶太土語「如異教徒們（譯者案：此指非猶太人而言）應用他們底土語一般」的興奮劑

到來了。阿伯拉穆維支榮膺了「猶太土語文學之父」這個稱號，而且有了好些新興的作家跟着他底榜樣前進，其中有不少是天才卓絕的人物。

那運動和現今愛爾蘭底文藝復興運動有非常相似之處。

不久，一些極可歎異的效果便出現了，新興文學諸作家中有拉賓諾維支（Rabino-vitch，即 Sholom Aleikhem）和潘萊士（Peretz）這般人底名字，他們底小說都是流行極廣的。

阿肯（Sholom Asch）屬於猶太土語諸作家底晚輩，而現在，因阿伯拉穆維支，拉賓諾維支，潘萊士已經去世，他們都在近兩年內相繼而逝，他乃成了流行最廣的土語小說家。

他底小說和劇本流動着一種富於詩趣的現實主義的精神，也許詩的傾向比現實的傾向更要強些，然而總有戲劇的力量和美麗在顫動着。阿肯對於色彩和旋律的嗜癖，無論在其華麗奪目的風格中或在此風格所引起的栩栩如生的印象中，皆自然而地顯露了

出來。『丫頭村話』在他底手中變成了音樂。

他最有力的劇本『復仇神』(The God of Vengeance)是他諸種形式的傑構中的一部。深深地感印着而且瀰滿着人類的同情，這劇本達到了一個力量澎脹而且飽含着偉大的精神美的自然的頂點(Natural climax)。

主題雖然完全是嶄新的，獨創的，卻也反映着作者生於斯長於斯的國度底藝術傳統。以他爲卓越的代表，這少年文學底成長，必須托庇於更古老更豐富的斯拉夫、俄國和波蘭底文學財寶底勢力，自是當然之事。如果法蘭西、德意志、挪威、意大利諸國底小說傾倒在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杜思拖夫斯基、柴霍甫、高爾基諸人底威權之下是自然之事，那末，一部產生於俄國土地上的非俄國的作品，要在同一源泉中或直接或間接地尋求嚮導，當然是更不足異的了。

人類的同情(Human Sympathy)是其口號。憐憫下流人物，關切下流人物——這俄羅斯藝術底精髓——自發端以來，便變成新興猶太藝術底根本原則了。一個人決不

會殘暴得竟無一點兒地方值得藝術家底同情的注意（雖則此注意是嚴正而毫無偏倚的）——這便是猶太土語文學底基本法則。

葉克·查夫確維支，『復仇神』劇中的主要人物，本身是一個下賤的人，然而在猶太正教底世界中一個爲父者所知的那種最高尙的志向激動了他。在充滿着葉克之魂的污泥之內，嵌有一粒閃耀着美麗的光芒的寶石。但是他所用以保存他女兒精神上的光輝的那種進款，包含着使他女兒可恥地墮落並使他自己一敗塗地的病菌。

葉克底卑污可恥的營謀，和他底父性的理想，這二者之間的衝突，以及此衝突所必然產生的悲慘的結局，構成了著稱於近代戲劇的最強烈而且最動人的場面之一。

一九一八年，四月，紐約城。

（註）『塔爾穆』（Talmud）是巴力斯坦學院（二〇〇年至三七五年）和巴比倫學院（二〇〇年至五〇〇年）所註解的猶太法典及古事之總稱；信仰此種註解的即名『塔爾穆派』。

## 劇中人物

葉克·查夫確維支 (Yekel Tchafichovitch) 通常被稱作「大叔」，一個妓院老闆。

沙拉 (Sarah) 葉克底妻，原先是一個妓女。

麗夫克兒 (Rifkele) 他們底女兒，一個大約十七歲的少女。

興德 (Hindel) 妓院中第一姑娘，約有三十餘歲，但是看起來更要老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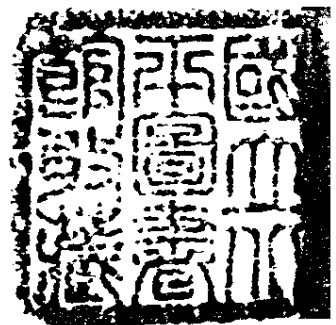
曼克 (Manke) 第二姑娘，年齡頗輕。

萊則兒 (Reizel) 第三姑娘。

巴霞 (Basha) 一個鄉下少女，入院未久。

希洛姆 (Shloyme) 一個龜奴，二十六歲的漂亮漢子，和興德有婚約。

艾利師父 (Reb Ali) 媒人，「大叔」底鄰居。





揚克甫師父 (Rab Yankev) 一個虔敬的文士。(註)

一個生客：在撮合中的麗夫克兒丈夫底父親。

一個貧婦：一隻眼睛已瞎。

一些貧窮的男女鄰居。

時候：現代。

地點：俄國某省一大城市。

(註)文士(Shayn)是猶太教堂中一種職務底名字，譯作「書記」似乎更明白些，茲作「文士」係從官話本「新約全書」

## 第一幕

場面：「大叔」底私宅，一幢舊木屋底底層。下面是地下室，即妓院。一段蹣跚動搖的木梯自外邊通至內宅。內宅是一間寬敞的房子，天花板頗低，木梯咯吱作響即是有人來訪的標記。傢具是新置的，概作價值低廉的華沙式樣，與這舊式的房子顯得極不調和。壁上懸着刺繡在帆布上的圖畫，畫題概取自「聖經」，如「智慧樹畔的亞當和夏娃」之類。一望而知是一個少女底成績。後方有門通至室外。右方一門通往麗夫克兒底房間。此門底每一邊各有一牀，均靠壁，牀上被褥堆疊甚高。左方是兩個懸着窗幃的矮窗，都裝有可自室內關閉的窗板。窗前擺着幾鉢花；兩窗之間有一架食櫥；有一窗子底旁邊擺着一隻寫字檯。

室內現出打掃未畢的狀態……顯然在準備着接待客人……各處擺着臨時置備的桌檯，上面堆積着用籃子裝着的麵包，糕餅，水果等物。

初春的一個下午。

開幕時，場上現出沙拉和麗夫克兒。沙拉是一個身材細長而逗人愛悅的婦人。面容雖已變粗了，但昔年美麗底痕跡猶在，就是在如今也還有一種自矜的氣派。她戴着假髮，但假髮內時有一縷觸目的真髮露了出來。衣服極端正，恰合一個母親底身分，可是許多珠寶底庸俗的炫耀卻把這種效果破壞了。此外，她底舉動也表示着她還未能完全擺脫昔年環境底影響。麗夫克兒是一個迷人的少女，打扮整潔而且樸素；穿着短衣，肩上垂着兩支長的髮辮。她正忙着修飾房間。

麗夫克兒（用針在帷上扣着紙花。）——看！正要這個樣子，親愛的媽媽。現在要裝飾鏡子了。看呀，親愛的媽媽。這不好看嗎？

沙拉（忙着整理桌子。）——快一點，親愛的女兒，快一點。爸爸已經去邀請客人們帶「聖典」（註一）來家了。

麗夫克兒——那多麼有趣呀！我們將有一屋子的客人……又要奏樂，又要唱歌……是不

是呢，親愛的媽媽！

沙拉——是的，我底小寶貝。這是一樁神聖的事情，——在上帝底眼中這是一個很大的功德……定寫一卷『聖典』不是個個人做得到的。必須一個有價值的人，一個特別的人纔夠得上哩。

麗夫克兒——也會有女孩子們來嗎？還有跳舞嗎？真的，親愛的媽媽（突然地）媽！我要買一件背心。還要一雙白色的拖鞋。（伸出她底鞋子。）你總不能穿着鞋子跳舞吧，你能嗎？

沙拉——等你在吉利的日子訂了婚，那就什麼都不成問題了。到了逾越節（註二）我便替你製一件長袍，並且給你買拖鞋。女孩子們會來的，都是些年輕貌美的有身分的小姐。你可以和她們親熱。

麗夫克兒（倔強地）——你老是把事情推到逾越節去。我已是一個長成的女孩啦。（望着鏡子。）看吧，我是一個大女孩子。（炫示她底頭髮。）你來看看，我底辮子是多麼長。呀，曼克告訴我說……（突然截住。）喔，親愛的媽媽，曼克也會來參加的嗎？

沙拉——不能的。我底寶貝。只有體面的有身分的小姐們纔可以來。因為你是一個有身分的孩子，一個貞潔的猶太女兒……

麗夫克兒——親愛的媽媽，爲什麼不能呢？曼克爲我畫了一面大衛底盾牌，做『聖典』封套底裝飾……我正準備用絲線把它繡起來，——一個綠葉的冠和一個花環。你會看見它是多麼美麗的。（指着壁上的畫。）比這還要美麗一百倍……

沙拉（非常擔心的樣子。）——唉呀！不可向你爸爸說啊。他聽到了會發脾氣罵人的。

麗夫克兒——爲什麼呢，親愛的媽媽？這是爲的使『聖典』好看一些呀。

沙拉——這會使你爸爸發狂的（履聲作。）不要響，麗兒，父親回來了。

葉克（還在門外。）——什麼？他們想我跪下來向他們懇求嗎？別想昏了頭！（入場。他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身體高大而且結實；淺黑的面龐，蓋着黯黑的頭髮；黑鬍鬚剪成圓形。說話時聲音粗大，一面做着粗暴的姿勢，若是向着某人說話，他就抓住那人底衣襟。可是他底周身上下仍表現着一種坦白的誠懇。）他們不肯來嗎？不來就不來吧……我已

邀請了一些窮人……用不着擔心……我們底糕餅不怕沒有人吃的。（看見麗夫克兒，便坐了下來。）這兒來，我底小麗兒，到爸爸這兒來。

沙拉（生了氣，但是勉強隱藏着她底情感，繼續整理着桌子。）——他們以為到你這兒來便失掉他們底身分了嗎？要借錢……或是要領一筆慈善捐款的時候……他們便高興和你來往了……你是污穢的，但是你底金錢卻很清潔。

葉克——她已害怕起來了。又擔起心來了，是不是？不要害怕，決不會傷害你的……（喚麗夫克兒。）喂，喂，到爸爸這兒來，好不好？

麗夫克兒（勉強走近她底父親，帶着恐懼。）——親愛的爸爸要什麼？

葉克——不要怕，麗兒，我不會傷害你的。（握住她底手。）你喜歡你底父親，不是嗎？

麗夫克兒（點頭示意。）

葉克——那你為什麼怕他呢？

麗夫克兒——我不知道。

葉克——不要怕爸爸。他是非常疼愛你的。今天我要接一卷『聖典』來家。這花掉我許多的錢哩。都是爲了你，我底孩子，都是爲了你啊。（麗夫克兒不做聲。稍停。）靠着上帝底保佑，當你訂了婚的時候，我要爲你底情人買一隻金錶，一掛錶鏈——半磅重的錶鏈……爸爸是非常疼愛你的。（麗夫克兒不做聲。含羞俯首。稍停。）不要害羞。訂婚是沒有什麼不對的。這是遵照着上帝底意志。（稍停。）那不算什麼。個個人都要訂婚和結婚的。（麗夫克兒不做聲。稍停。）好吧，就是這樣。你愛不愛爸爸？

麗夫克兒（點着頭，柔和地說）——愛。

葉克——那就很好。你要我給你買些什麼呢？告訴我，麗兒。（她不回啓。）快告訴我呢。不要害怕。爸爸很愛你。告訴我吧，像一個溫良的小姑娘一樣。我要給你買些什麼呢！（麗夫克兒不做聲。）

沙拉（忙着整理桌子，一面向麗夫克兒說）——咦，爸爸問你，你爲什麼不回答呢？  
麗夫克兒——我不知道……

沙拉（向葉克說）——她要一件絲織的背心，一雙白色的拖鞋。

葉克——就是這點嗎？一件絲織的背心，一雙白色的拖鞋，是嗎？

麗夫克兒（點頭示意）

葉克——這當然要給你買的。（從衣袋中拏出一個金幣交給麗夫克兒；衣袋中金錢作響。）把這交給媽媽，讓她替你買吧。（麗夫克兒把錢接過去交給她底媽媽。外邊梯子上有葉克所邀諸窮人底喧聲。葉克向沙拉說）何如你說（一面把門啓開）你不會有客人的。（呼喚）好極了。請進來。請進來。（走進一羣窮人，男女都有，起初是一個一個地進來，探頭探腦，有點畏怯；隨後膽子大了一點，便三三兩兩地進來了。大家向葉克問安，有幾個卻帶着譏諷的態度。）

衆窮人——祝你平安，主東先生！（向着沙拉）祝你平安，主東太太。

沙拉（繫一件帷裙，把糕餅等物放在裙內，分散給客人們。）

窮人某男——祝你長壽，主東太太，祝你喜慶大事永無窮盡。



窮人某婦——祝「聖典」帶來好運，福佑你們全家。

葉克（把白麵包片散給窮人們，向沙拉說。）——給他們每人一磅餅乾，並且給他們每人一瓶白蘭地帶回家去。讓他們知道我今天是做喜事……不要緊，我擔承得起的。

盲婦（向她貧窮的鄰人們稱讚葉克和沙拉。）——這纔真是慷慨的人家啊，我願我也能得到這種福氣。從來沒有人空着手離開這個地方的。這兒總是預備着一盤湯給病人喝，一件襯衫給窮人穿。還有更慷慨的嗎？你想你能從驕傲的財主們那兒得到一點兒東西嗎？（沙拉向盲婦底帷裙內放入更豐盛一點的食品，裝出未嘗聽到她底話的神氣。老盲婦提起她底帷裙，繼續說話。）只要這兒有了喜慶的事情……不論你是誰……不論你是何等地貧賤……

其他的窮人們（在他們自己底一夥裏面。）——正是的呀。願我們也有這種福氣……願這種福氣是我們底！

葉克（掬出一把零錢，擲入麗夫克兒底帷裙內。）——把這些分散給窮人們。（麗夫克兒

分散錢幣。

盲婦（感奮起來，指着麗夫克兒說。）——全城裏還有一個比這更體面的小姐嗎……

（面向其他的婦人們。）老實說，拉比們（註三）也沒有這樣好的兒女（把聲音抑得更低，但仍足以使葉克和沙拉聽到。）只有上帝纔曉得，一個這麼純潔的孩子怎麼會到他們這兒來的……試想一想吧，在這麼一個地方帶養大的哪——上帝饒恕我提起了這種事情。（提高聲音。）他們將她愛護得像什麼似的……連她走路時的每一步他們都要量一下。望着她真是令人歡喜。（走向葉克。）不用擔心。這是人人知道的。（指着麗夫克兒。）要是我有一位拉比做我底兒子，我一定要選她做媳婦。

其他的婦人們（在她們自己底一夥裏面）——正是，人人知道的。全城都在說着這個啦。葉克——等到最吉利的日子，我給她完婚的時候，你們看吧。你們每一位要得到一隻全鵝，一尾剛纔出水的梭子魚，和許多的金錢，我要是說謊，我就不是葉克·查夫確維支！

盲婦——我敢說，她就像是在一個會堂（註四）裏教養大的，——上帝饒恕我在這樣的地

方如此說話。這麼純潔這麼和順……隨便哪個體面人家底兒女也比不上。

其他的婦人們——個個人都會知道的。全城裏都在說着這回事啦。

葉克（分發着用盃盛着的白蘭地。未曾留意自己說的是什麼話，率爾而言。）——雖然她

底父親是葉克·查夫確維支……

沙拉（遞着酒盃。）——你看他是在什麼人底面前吹牛皮！

葉克（把白蘭地注入盃中。在情感熱烈之中不復知所顧忌。）——窮人也罷，富人也罷，對

於我是一樣的。就讓大家知道——就讓全城的人知道吧。我是什麼人，我就是什麼人。

（指着他底妻。）她是什麼人，她就是什麼人……一切都是真的，——一切可是誰也不

許講壞我底女兒一句……要是誰有這樣的狗膽，我就用這隻瓶子敲破他底腦袋。哪怕

是拉比來，我也不管……我底女兒是比他底女兒更純潔的。（指着自已底頸項。）要是

不然你就割斷我底喉管！

沙拉（停止分送白蘭地的工作。）——這些話我們都聽得夠了……不必多講了。（擦她

底手，跑到房角去拿掃帚。）現在我們要打掃房間了。（向窮人們說。）你們該不會見怪吧？

衆窮人——說哪兒話，主東太太。祝你們幸福無疆……（他們一個個地退出房間，一面說着過分的祝詞。葉克背着他妻底面，更送了些食物給他們。最後一個婦人對麗夫克兒說，聲音大得衆人皆能聽到。）麗夫克兒，去預備迎接『聖典』的袍子呀。艾利師父快要來了，文士也快要來了。（麗夫克兒走入她自己底房間。）

沙拉（掃着地板）——竟然在這種人底面前吹牛皮！我告訴你吧……你以為不這樣做，他們就不會來拜訪你嗎？只要每天舉行一場喜事，你便每天可以把他們請來。體面的人家都知道應該怎樣做纔會受到別人底敬仰。你腦中是怎樣着想的，——他們都像你一樣，時刻喚着『你好呀，老爹』的嗎？你究竟是甚麼樣的主人翁呀？

葉克——你難道盼望體面的人物到你底家裏來？你大概忘掉你是什麼樣的人了吧？

沙拉——『你是什麼樣的人！』真是怪話！你偷了什麼東西不成？你是有職業的呀。每一個

人有他自己底職業。你並沒有逼迫過什麼人，可不是嗎？你只要自己沒有犯罪，你便可以隨心所欲，不是嗎？……你試給他們一些錢，看他們受不受吧！

葉克——他們會接受的，一點也不錯，但是你在他們底眼中依舊是一隻狗，並沒有兩樣……

……在會堂中你依舊只能坐在最後面，他們決不會叫你到神壇上去誦讀聖經的。

沙拉——你難道真以為他們比你更好一些嗎？你並不需要他們底恩惠……如今這個世

界，只要你有錢，就是艾利師父那樣一個神聖的猶太人也會來拜訪你，——一個熱心信仰宗教的人哩，你要知道，——他來做什麼呢？來領受你底豐盛的布施。他並不問你，

——是偷來的還是殺人得來的。只要你有錢就得了。這便是最重要的關鍵！

葉克——不要爬得太高了，沙拉。聽到沒有？不要太高了……要是爬得太高，有一天你準會跌了下來，連頸項也會折斷的。（向她晃着手指示警。）不要癡想跑進上流社會裏去吧。我勸你不要癡想。你有你自己底家庭，留着在那兒吧。你已得到了麵包，——吃吧。可是別去碰撞那並不需你的地方……每一條狗應當認識自己底狗窩。（離開桌子，用一種

疑懼的姿態說。）整個的事體都在開始煩惱着我……我恐怕這會引向一個不好的收場。

沙拉（停了工作，兩臂撐腰。）——虧你是一個男子漢！你自己底醜！我不過是一個婦人，但是我還對我自己說，『過去的永遠地死了。』呼！乾乾淨淨吹跑拉……誰也用不着害羞。整個的世界全不過是這麼一回事。要是不然，一切的人都要低着腦袋走路了。（向他靠近一些。）不久你便會有錢的。你一把生意歇了下來，無論什麼人也不能批評了……誰個還能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呢？

葉克（緊接着說）——那是最好沒有的事……（稍停。）買一羣馬，學艾西克爾福門底辦法，將他們私運出境……於是變成一個體面的人物……沒有人把你當做一個賊看。沙拉（考慮着。）——不過丟了我們底生意太不合算了一點……你販馬決不能得到這麼好的金錢。至少這個完全是現金。

葉克——正是如此。

沙拉（走入隔室，帶了一籃碟子出來，將它們陳列在桌上。）——試看我們有的是何等樣的一個女兒。謝謝上帝，城內最高貴人家底女兒也比不上她底端正。她將嫁給一個漂亮的男子，組織一個體面的家庭。……不是嗎？這樣一來，還有哪點兒不好？

葉克（立起來。）——是呀，跟着你這麼一個好榜樣去，讓曼克從樓下偷往她那兒去吧。……讓她老是在這兒，在這個屋裏吧！

沙拉——你看你是何等地暴躁！我不過在有一次曾經要曼克教麗夫克兒繡花。你要記得，麗夫克兒是一個年輕的女孩。她難道有過什麼伴侶不成？你不許她跑到街上去。……

（稍停。）要是你不許她與曼克接近，她也會順從的。

葉克——當然，我是不許的！聽到沒有？我不許的！我不許我底家庭與樓下混在一塊。（手指地下室。）我底家庭必須從那個地方隔開！明白沒有？恰與黑和白一樣地分明。下面（指着地下室。）是一所妓院，這兒是住着一個純潔的女郎，配得上最好的男人。你聽到沒有？（用拳擊桌。）一個純潔的，高尙的閨女住在這兒！兩個地方必須隔開……（外面有足

音)

沙拉——好吧。就如你底分付吧。只是別這樣地吵鬧。(傾聽)不要響。有人來了。這是艾利師父。(把頭髮納入假髮之下，脫去帷裙。葉克撫一撫他底鬚鬚，束緊大衣。兩人都站在門邊，裝出期望的態度……門大開。希洛姆和奧德入。希洛姆是一個高個兒的壯健後生，著長靴，穿短衫，他是無賴漢，說話時眼中閃耀着難以捉摸的詭詐。奧德是一個略上了年紀的姑娘，面色蒼白，服裝鮮豔，與她底年齡甚不相稱。他們倆顯然與此地很厮熟，舉動隨便。)

葉克(向沙拉說)——看看我們這些客人吧，何如？(轉向希洛姆)我在這兒是不做事情的。下面去吧。什麼事都到下面去說。(指着地下室)我就會下去的。

希洛姆——幹嗎這麼急着趕我們走？難道我們就已不配與你做夥計了嗎？

葉克——唔，你有什麼貴幹呢？

希洛姆——你們今天有一樁喜事，不是嗎？我們是來慶賀你們的。老朋友們……呃，是不是？



沙拉——看看我們底「老朋友們」吧，何如？

葉克——那都是從前的事。從今天起，——什麼都完了！你有什麼事情和我商量嗎？很好。但是一切都到樓下去說。（指着下面。）在這個地方我不認識你，你也不認識我，——從這個時候起。歡迎你喝一盃白蘭地。（斟酒。）但是請快點兒。恐怕就會有客人來。

希洛姆（接住盃子，向着興德揶揄地說。）——你看見了嗎？結婚真是一件大事情呀。那麼一來你就變成了一個有身分的人，與什麼人都配得上，並且可以定寫「聖典。」不比我們這種流氓，這種無賴漢。（向葉克說。）是的，我的確從你這兒學到了一個乖，今天這個傢伙訂了婚啦。（指着興德。）她會變成一個善會打扮的主婦，不是嗎？你等着看好了。她會戴一頭的假髮，活像一位拉比底太太。真是再確實沒有……

葉克——但願我能時常聽到這樣的好消息！好極了！你訂了婚，是嗎？什麼時候舉行婚禮呢？——祝你幸福！

沙拉——你看他獸着和什麼人混說去了！這對於他倒真是合式！一些無賴傢伙呀，上帝

饒恕我這句話。艾利師父和文士先生隨時會到來的！

希洛姆——你問什麼時候舉行婚禮嗎？但是我們這種人又何嘗有過什麼婚禮呢？我們什麼時候得到了一對少女就什麼時候結婚，然後自己開設一家院子。我們另外還能做什麼事呢？當然做不了聖人的嘍。不過少女一定要是漂亮的，——第一等的貨。要像火一般地熱烈。（向葉克眨一眨眼睛。）不然就不能生利了。

葉克——請問你找我有什麼事？

希洛姆——什麼事嗎？不過一點兒小事。（指着興德。）她是你這邊的姑娘，不是嗎？然而她是我底相好。她對你有一種權利。（從興德身上取出她底薪金簿。）從今天起你和我算帳好了。今天我所要的並不多。請在這本簿子上寫十個盧布。（拍着簿子。）要通用的現錢。（望着興德。）她想買一頂帽子。

葉克——都到下面去說。下去吧。我就會下去的，我們到那兒去交涉好了。在這個地方我簡直不認識你。在這個地方我和你沒有一點關係。

希洛姆——在我卻是一樣的。樓上也好，樓下也好。樓下並不是住着生人，樓下也是一樣。同樣的生意。同樣的魔鬼。

葉克——走吧！滾你底蛋！聽到沒有？——我們在等候着客人！

沙拉——都是些短命死的！他們跑到這兒來是存心破壞我們底喜事……（用輕蔑的態度望着興德。）爲那麼一個爛婊子也值得花許多的麻煩嗎！

興德——要是我不配做你們底姑娘，你就自己到地下室去吧。

希洛姆（向興德說）——叫她把她底女兒賣到那下面去好了。（面向沙拉）包你可以做一筆頂紅旺的生意。

葉克——咒詛我吧，——聽到沒有？（指着沙拉）也咒詛她吧。我們都是你底同類。可是別牽扯到我女兒底身上去。明白了沒有？（走近希洛姆）你要是敢提起她底名字，我就挖出你底腸子。聽到沒有？她不認識你，你也不認識她！

希洛姆——那末我不久也會認識她的。她底父親和我幹的是同樣的勾當，所以我們有着

十分密切的關係。

葉克（扼住希洛姆底咽喉。）——我要挖出你底腸子……你可以打我底臉，踢我底身體，只要你高興，但是不許提起我女兒底名字（葉克和希洛姆扭做一堆。）

沙拉（向他們奔過去。）——我真碰着了鬼他去和這樣下賤的東西打架隨時會有客來的呀，真是倒霉。葉克——艾利師父和文士先生……葉克，趕快住手吧（把他從希洛姆那兒拖開。）你發昏了嗎？（室外有沈重的足音。）葉克，葉克，艾利師父來了，——文士先生到了！這樣子，真是可羞可恥！

葉克——別扯住我。就在這兒我要……（又抓住希洛姆。）

艾利師父底聲音——正是這兒，文士先生。這便是施主底家。（門口現出艾利師父，首先伸進他那巨大的腦袋，口中啣着煙斗。）這兒在吵鬧什麼？定着「聖典」的家庭，人人應當歡喜快樂。不可吵架。（向外喚文士。）請進來文士先生。（葉克一聞艾利師父底聲音便放了希洛姆。沙拉忙從她底長襪裏面掏出一張鈔票，跑到希洛姆身邊，交給他。她把希洛

姆和興德推到門口去。兩位敬神的人避開那婦人，讓她和希洛姆通過。

希洛姆（在臨走時向興德說）——看看他這幾天來所結交的人物吧。不久他就會變做全城底頭領了。（兩人含糊地講着話走了。）

艾利師父（一個肥矮的人，說話時聲調急促，同時做着討好的姿態。他似乎非常隨便，並不拘束，而且顯然很自負。）——對不起，文士先生；對不起。（悄悄地向葉克和沙拉說。）你們要弄得更體面一點才好。這是大日子。有客人來的，而且……

文士（入場。一個老人，身材高瘦，卻披着一件寬大的外衣。生着白鬚鬚，稀疏而長。戴着眼鏡，有一種冷淡不可接近的神祕風度。）

艾利師父（指着葉克）——這便是『聖典』底施主。

文士（向葉克伸出手，同時打量着他）——祝你安好，猶太同胞。

葉克（遲疑地伸出雙手。沙拉肅然避向一邊。）

艾利師父（在桌邊坐下，拉一把椅子向着文士）——請坐，文士先生。（轉向葉克）坐下

吧。（文士坐下。葉克依然遲疑着，在艾利師父身邊與文士對面坐下。艾利師父向文士說。）我定下『聖典』就是爲這位先生。（他自動去擊白蘭地，先爲文士斟了一盃。）他沒有兒子，所以他想定寫一卷法典尊崇上帝。以色列民族底風俗是這樣的——一個很良好的風俗。所以我們應該成全他……祝你健康，文士先生。（與文士握手，然後把手伸向葉克。）祝你健康，主東先生。今天你是喜慶大事底主人。（葉克伸出手，不知所措。艾利師父喝酒。沙拉走近桌子，把一些果醬之類的東西推到艾利師父底面前。葉克扯她底衣袖，示意叫她站開。艾利師父喝完酒之後，向文士說。）請呀，文士先生。（又向葉克。）請呀，主東先生。今天你應該歡喜。上帝賜給你這個定寫『聖典』的辦法。這的確是一個神聖的功德。很大的功德。

文士（執盃在手，向艾利師父訊問葉克。）——這位是什麼樣人物？

艾利師父——這有什麼分別呢？一個猶太人……若說他不是一個淵博的學士，難道個個人都是學士嗎？一個猶太人在要求着神底降福。所以我們應該幫助他。（轉向葉克。）乾

盃吧。祝你健康快樂。

文士——他知不知道如何保護『聖典』？

艾利師父——怎麼會不知道呢？他是一個猶太人，不是嗎？哪有一個猶太人會不懂得『聖典』底重要呢？（喝酒。）祝你健康。祝你健康。願上帝賜福給他底人民。

文士（和葉克握手）——祝你健康，主東先生。（訓誡地說。）你要知道，一卷『聖典』是一

種希世之珍。全世界都是靠着這一卷『聖典』，而每一卷都是摩西在西奈山所受的書板底正確複本。『聖典』底每一行都是在純潔和虔敬中寫下來的……無論何處，有了

『聖典』就有了上帝……所以千萬別褻瀆了它。朋友，你要知道，一卷『聖典』……

葉克（現着畏敬的樣子，吞吞吐吐地說）——師父，師父……我要把全部的真情告訴師父，——半點也不相欺……我是一個可憐的罪人……師父，我恐怕……

艾利師父（阻住葉克底話，向文士說）——這個人是一個真誠的懺悔者，我們理應援助他。『聖經』是這麼勸告我們的。他當然懂得『聖典』底重要。總而言之，他是一個猶

太人。（轉向葉克。）你對於「聖典」必須尊敬。非常地尊敬——就如有一位著名的拉比在你屋裏一樣。在安置它的地方不得口出穢言。它必須安置在清潔之中。（轉向沙拉，眼望着她，卻不和她正面對。）在安置「聖典」的地方，女人家不可脫掉她底假髮……（沙拉分外謹慎地把她底頭髮藏入假髮之下。）也不許赤着手接觸「聖典」。要是供奉得好，全家自然吉祥致慶，癘疫全消，永遠興旺，萬事如意。（轉向文士。）你以為怎樣？——以為他們不懂得這些嗎？他們都是猶太人，總而言之……（沙拉點頭讚許。）

文士——先生，你已聽到了，全世界都是靠着「聖典」的。我們全民族底命運都捲着在那卷子裏面。只消一個字，——單單一個字，你便可以褻瀆這法典而使全體的猶太人遭劫，——

——噢呀，這是斷然不可的。

葉克（在桌前立起來。）——師父，我要供認一切……師父，（走近艾利師父。）我知道你是一個聖人。師父，我不配和你同處在這間屋裏……在我底屋裏……師父，我是一個罪人。她（指着他底妻。）是一個罪人，我們並沒有資格承受一卷「聖典」……在那間房



裏，（指着右方的門。）爲了她底緣故，師父……（跑入麗夫克兒底房裏，把麗夫克兒帶出來。她擎着一塊絲絨的卷套，方在那上面用金線繡着大衛底盾牌。）師父，她（手指麗夫克兒。）卻可以和『聖典』在一處。她是和上帝底法典一樣純潔的。我定下『聖典』就是爲了她。（指點着她底刺繡工作。）師父，請看，她在爲『聖典』繡着一個封套哩。師父，她配的，因爲她底手很清潔。至於我呢，師父，（擊着他自己底心。）我答應不觸摸你底『聖典』。一下。她（指着他底妻。）也不會觸摸一下的。只有她（拍拍麗夫克兒底頭。）纔會帶着『聖典』。我們要把它安置在她底房裏。（向麗夫克兒說。）你結了婚離開我這兒的時候，你就把『聖典』帶到你丈夫底家裏去……

艾利師父（向葉克說。）——換句話說，就是你嫁女的時候，你要把『聖典』給你底女兒當作嫁奩。是不是？

葉克——艾利師父，我女兒結婚的時候，我要打發她一大堆的錢，我並且要向她說：『離開你父親底家吧……忘掉你底父親……忘掉你底母親……去生養一些純潔的兒女，猶

「太兒女，恰和每一個猶太女兒一樣。」這就是我所要向她說的話。

艾利師父——這就是說，你要把『聖典』當作一種嫁奩給你底女婿。是這個主意，不是嗎？

（轉向文士。）你看，阿龍師父，世界上依然還有着虔誠的猶太人哩；這兒是一個人，帶着他底女兒，爲她將來的丈夫定寫了一卷『聖典』……這是多麼美好的事，多麼高尚……

……我告訴你，阿龍師父，以色列的精神，猶太民族底光芒……這個……這個……唉！……  
唉！……（吮嘴作聲。）

葉克（把麗夫克兒送回房內，關住房門。）——師父，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這兒沒有外人。我底妻也可以聽的。我們都是罪人。我知道，上帝會懲罰我的。就讓他懲罰吧。那並不使我難過。就讓他折斷我底腿，傷壞我底臉；就讓他把我弄成一個殘廢的人，去沿門求乞……什麼都可以，就只那一件，千萬來不得……（聲音稍低。）師父，假若一個人有一個兒子走上了壞路——那末讓他去吧。可是一個女兒卻不然，師父。要是一個女兒也墮落了，那就好像做母親的在墳墓裏犯了罪一般。所以我便走到會堂裏去找這位先生（指着艾

利師父。我向他說：『請給我一些東西放在家中祇除凶煞。』……他回答我說：『定寫一卷「聖典」放在你家裏就好了。』師父說到我們自己，我們底靈魂是注定不能翻身的了。……這只是爲了她，我要把「聖典」安置在她底房裏；當作她底同伴。至於我們自己，我們是不敢的，我們不能……（艾利師父躬身向文士耳語了一陣，做着種種的手勢，又指着葉克、葉克和沙拉立在桌畔緊張地期待着稍停。）

文士（稍微思慮了一會）——祝賀「聖典」的客人，在什麼地方呢？

艾利師父——我們到會堂裏去可以召集大批的猶太人。要找祝賀「聖典」的人真是容易之至。（從桌邊站起來，斟了幾盃白蘭地，拍拍葉克底肩膀。）好了，好了！上帝會保佑你的寬懷吧，主東先生！上帝保佑真誠的懺悔者。……不用發愁了。你底女兒會嫁給一個淵博的學士；你可以選一個葉西華學院（註五）的窮學生做你底女婿，資助他，使他安心去研究「聖典」。於是「聖典」底賜福會爲你獲得上帝底寬恕。（稍停。）我着實爲這件事思量了一陣，我已看中了一個人——一個極難得的後生——聰明透頂。……他底父親是

一個極有身分的紳士。（猝然地問。）你是打算給你女兒一注很大的嫁奩嗎？

葉克——師父，把我所有的都拿去。將我剝光都不要緊。……通統拿去，通統拿去。……我將向我底女兒說：『忘掉你底母親吧；忘掉你底父親吧。』我要間接地供給她和她丈夫所需要的一切。』這是給你的飲食，好好地用你底功吧。……我不認識你。……你不認識我……』

艾利師父——憑着『聖典』底保佑，什麼都是吉祥的。……來吧，文士先生。來吧，主東先生，我們就上會堂去。我們將召集大批的僧人來祝賀『聖典』。（向文士說。）看見了嗎，阿龍師父？一個猶太人，即使犯了罪，依然還是一個猶太人。一個猶太的靈魂——尋找一個虔敬的學士做女婿。……（轉向葉克。）放心吧，不用發愁。上帝會保佑你的。……上帝愛護懺悔的罪人。可是你必須慷慨地捐助那些研究法典的學生。你自己既然不能夠研究法典，那就至少要扶助那些能夠研究的人，因為全世界是靠着『聖典』的。……（轉向文士。）阿龍師父，是不是這個說法呢？難道不是嗎？（指着葉克。）我認識他底父親。……

他是一個漂亮的人物……一個駕車的人……俊俏的夥子……我敢擔保，上帝會幫助他的，他會變成一個善良的猶太人，足以和任何人相比。（轉向葉克）最要緊的是心中要深深地懺悔，——這就是說，你必須脫離你從前所走的罪惡之路……並且必須慷慨地捐助那些『聖典』學生。

葉克（鼓着勇氣，走近艾利師父）——艾利師父，讓我再多賺一點兒錢，只要能給我女兒一注豐富的嫁奩就夠了，要是我再不洗手我就不是葉克·查夫確維支……我打算販馬，恰和我底父親一樣，——願他底靈魂安寧。我打算收集一欄的馬，運到洛維支市場去。我底女婿會坐在那間房裏研究『聖典』。我會轉回家來過安息節，坐在這兒聽他讀聖經。要是我說謊，我就不是葉克·查夫確維支。

艾利師父——不用發愁。不會有錯的。上帝會幫助你。是的，上帝會保佑你。阿龍師父對不對？文士——誰說得定呢？我們底上帝是一個慈悲和寬恕的上帝，但他同時又是一個報德和復仇的上帝。（準備動身。）好吧，時間不早了。我們就上會堂去吧。（下。）

葉克——剛纔師父說什麼？

艾利師父——不會有錯的。放心好了。上帝會幫助你……他必須幫助你……走吧，去歡歡

喜喜地把你底『聖典』帶到家裏來吧。（準備走。葉克猶豫不定。艾利師父覺察到了。）

怎麼？你是不是要向你底妻說幾句話，——分付她準備迎接我們帶『聖典』回來？

沙拉（向艾利師父說。）——一切都準備好了，艾利師父。一切都弄好了。

艾利師父——唔，那末你還要等什麼？文士先生已經去了。

葉克（立在門邊，遲疑不決，指着他自己。）——我也和師父一道兒在街上走嗎？

艾利師父——來吧，來吧。只要上帝寬恕了你，這當然可以的。

葉克（大受感動。）——艾利師父，你真是一位好師父。（作勢要擁抱艾利師父；突然醒悟，

又縮了轉來。）呀，的確是一位好師父（艾利師父和葉克同下。天色漸晚。）

沙拉（孜孜不倦地打掃房間，檢拾桌子，向麗夫克兒底房間呼喚。）——麗兒，麗兒，到這兒

來幫我一下。他們就會帶着『聖典』來了。

麗夫克兒（在她底房門口現出身來，遲疑着）——爸爸已經去了嗎？

沙拉——是的，他跟艾利師父和文士先生上會堂去了。貴客們快要來了。

麗夫克兒（展示着『聖典』封套）——你看我繡得多麼美麗。

沙拉——是的，是的。我看見了。把你底頭髮梳好吧。把你自己裝扮起來吧。貴客們快要來了，

麗夫克兒——待我喊曼克來給我梳頭。……我喜歡她給我梳頭。她梳得真好。把我底頭髮

弄得光滑極了。……她底手非常地沈靜。（拿一件東西輕叩地板，喚着。）曼克！曼克！

沙拉（駭然）——麗兒！你做什麼？快住了手！你父親會生氣的你！不便和曼克親近。你已是

一個快要結婚的小姐，一個貞潔的孩子。我們正在給你找人家——體面的上等的人家

哩。

麗夫克兒——可是我非常地喜歡曼克！

沙拉——聽我說，像你這樣的人去和曼克親近是極可羞恥的事情！你是一個體面的女孩；

你應當和清潔的，高尚的女孩們結伴。……我們正在給你找一個配偶，一個極好的配偶。

你底父親已經看新郎去了，艾利師父說……（走進隔壁房間。）我們必須梳洗，裝扮一下，把漂亮的衣裳穿起來……客人們不拘什麼時候都會來的。

麗夫克兒——一個新郎親愛的媽媽，一個什麼樣的新郎呀？

沙拉（在隔壁回答。）——一個情人，——一個寶貝。一個聰明過人的學生，家中又非常體面。

曼克（在後面的門口出現。起初她伸進了頭，戲謔地向麗夫克兒搖着手指；麗夫克兒輕輕地向她走攏去，一面用手向她打招呼。室內很快地暗了下來。）

麗夫克兒（投入曼克底懷中，向她母親說。）——親愛的媽媽，一個漂亮的情人嗎？（曼克熱烈地吻着她。）

沙拉（在裏面。）——是的，親愛的女兒。一個漂亮的情人，他有烏黑的鬢髮，穿着緞袍，戴着絲帽，打扮得像一個拉比。艾利師父說，他是一個拉比底兒子。

麗夫克兒（在曼克底懷中，撫摸着曼克底雙頰。）——親愛的媽媽，他要住在什麼地方？



沙拉（在裏面。）——就住在你底房裏，『聖典』也要安置在那兒。他要在那兒伴着你，研究法典。

麗夫克兒（在曼克底懷中。）——親愛的媽媽，他會愛我嗎？

沙拉（如前。）——當然的，女兒，當然的。你們將生出純潔的，體面的兒女，高貴的兒女……

（當她們說着話時，幕徐徐落下。）

（註一）『聖典』（Holy Scroll）是鈔寫着『摩西五經』（舊約聖經底開首五書）的羊皮紙卷子，它底作用在本劇中說得已很明白。

（註二）逾越節（Passover）是猶太民族底一個紀念節；相傳上帝夜行埃及國，擊殺其每家之長子，逾越以色列人之家而不入，因此此夜為紀念節。其詳可檢『出埃及記』第十二章。

（註三）拉比（Rabbi）是猶太法學博士底尊稱，和『夫子』或『法師』之意相差不遠，其地位甚高，略如印度『婆羅門』階級。

（註四）會堂（Synagogue）是猶太人底禮拜堂，他們凡有大會都在此舉行，學校亦設於此。

（註五）葉西華（Yeshiva）是希伯來一所研究院。猶太人最重智識，學士或拉比在他們之間的地位和我國『士農工商』之『士』差不多，而得一般人之真心信服則猶過之；故葉克擇增必擇學生也。

## 第二幕

場面：妓院。古屋內一間寬廣的地下室；低拱的天花板；兩個深而且狹的窗子，開得很高，靠近天花板，都懸着窗帷。窗臺上擺着花鉢。雨正從窗外飄進來。一段樓梯通向上方的門，門底構造和輪船上房艙底入口相似。門半開着，透入朦朧的夜色。下着雨。地下室底後部是薄板壁間隔而成的幾個小房間，每間有一面黑色的厚帷遮蔽着。有一面帷子業已扯開；裏面現出一張床，一個梳洗檯，一面鏡子，以及種種的梳裝用品。房間內有一盞顏色燈，發着朦朧的光。地下室本部的陳設是數張長椅，一個檯子，數張牌桌和一些檯；壁上懸着裝飾俗麗的鏡子；還有好些廉價的印刷品，上面繪着姿態妖冶的女人……

希洛姆睡在一張長椅上；他底長靴伸到近處的一隻檯邊。這是一個春夜。

室內掛着一盞大燈，照得很亮。

興德（入場。在樓梯頂上停了一會，俯視着希洛姆。她披着一條肩巾，賣弄地穿着一件和她底年齡極不相稱的短裙。她降到地下室來，走得很響，意在驚醒希洛姆。）

希洛姆（醒來。向身邊四望。）——是你嗎？你爲什麼不在外面了？

興德——下雨了。

希洛姆（坐起來，譏笑地說。）——我底太太，你也肯賞臉回答我底話了嗎？那麼你是寬恕我了？

興德——我本來沒有生氣。

希洛姆——那末……唔，要是高興的話，你就儘管生氣吧，看又怎麼樣。（臥下。）

興德（回顧。跑到一間遮蔽着的小房前去傾聽了一會兒，然後跑回到希洛姆底身邊。）

——希洛姆，我並不想離開這個地方。你看，就只我們在這兒，沒有人會聽到我們底話。告訴我吧，不許有半個字的謊，——告訴我吧，你可是真心打算娶我？

希洛姆——去吧，高貴的太太。在你底襯衫上打一些結子，把你底錢藏在那裏面，然後跑到

葉克「大叔」那兒去訴苦，說我把你底錢拿得精光——連一頂帽子也買不起了……

興德——對的，我是向他說過。這件事的確使我煩惱，使我痛心——連我底裏衣都被你剝了下來，去討好那個下賤的騷貨……我恨不得向她底面上潑一瓶硫酸。真的，就是她底呼吸都臭得可怕。誰能親近那樣的一個傢伙呢？你真算是尋得了一位漂亮的上等女人呀！

希洛姆——滾開！我要敲破你底頭送你回老家去！

興德——儘管敲吧！連我底皮也撕掉吧……（捲起一只袖子，把手臂露給希洛姆看。）

——你已經打得我沒有一塊好地方。（露出另一隻手臂。）這兒，撿吧，撿吧，隨你高興。只是請告訴我，就在這間屋裏，爲着你祖宗靈魂底安寧，說老實話——你是不是真心打算娶我？

希洛姆（依舊直躺着。）——從前是想的。現在不高興了。

興德——那末就是打算娶我了。我做事便是喜歡這麼爽快的。只是不要說謊。你要錢用

嗎？——說好啦。要買一件大衣嗎？——錢在這兒。只是不要愚弄我。（走開。）

希洛姆——這樣頂好。世界上有的是情人。你不愁沒有魚上釣的。

興德（扯開她底小房間底帷帳。）——不消你替我擔心。

希洛姆——你不喜歡嗎？那就隨你底便吧。（稍停。）不過，你總不致氣得連一盃茶也不肯拿給人家了吧，是不是？

興德（從她底小房間裏爲他斟了一盃茶，放在外面桌上。然後走回小房間，在一隻衣箱前坐了下來，好像找尋着什麼東西。稍停之後，她從小房內向希洛姆說。）——那麼你愛上了她，是不是？……好吧，好吧。……不久你就會有得忙的了，好極了，——你得替她買些毛巾把那平板的胸部墊起來，帶她到牙科醫院去鑲一排牙齒，還得給她買一對高蹻，使她像一個人樣子。然後你就租一具手風琴，用車子把她載到各人家底後門口去。你會變成一個刮刮叫的音樂師，我敢擔保。我必定要從窗口丟給你兩個錢。

希洛姆——閉住口，我警告你。

興德——我要說，你怎麼樣？

希洛姆——我要打你一個半死。

興德——呵，呵！如今可沒有打人的角色啦。如今誰要打就得吃一把小刀。

希洛姆（跳起來）——誰敢？（大踏步走進興德底房間。）誰要動刀子，呢？（和興德扭了起來，從她底手中搶得一件紅襯衣。回到外面。）現在我們看吧。（急急地把襯衣撕開。一張像片落到地上。）阿哈，鎖匠麻西！這就是你底夥計了，是嗎？從什麼時候起和他膠上了的？（重走進她底房間。）

興德——干你底什麼事？

希洛姆——這就是我底事！（打她一個着實的耳光；她倒向牀上哭起來。）這樣，你是和鎖匠麻西勾搭上了，是嗎？交換起照片來了，是嗎？好一對情人兒！瞞得我呀！（沈默。他回到外面桌畔。）我竟然全不知道。……（再喝些茶，立起來，走上樓梯。）我竟然全不知道。……（在門口立住。）興德！（她不應。）興德！趕快到這兒來！（不應。）興德！（他頓足，憤

怒着衝下樓梯。)到這兒來,我分付你聽到了沒有!

興德(從床邊立起來,走到他面前,用手巾掩着面孔。)

希洛姆——你向曼克說過了沒有?

興德(嗚咽着。——說過了。

希洛姆——嗚,她怎麼說呢?

興德(依然啼泣着。——要是我們自己有了「院子」她就到我們這邊來。

希洛姆——的確嗎?

興德(擦着眼睛。——的確。可是她不願意打單兒來。她還要帶一個好朋友。

希洛姆——當然可以的。你想單靠一個姑娘就能夠賺錢嗎?——只怕連房租也不夠哩。

興德——我們可以找得一個新鮮的少女……

希姆洛——好極了!那就做得成了!可是我們到哪兒去找這麼一個呢?

興德——我已經看到了一個——美麗得像一朵花,並且是乾乾淨淨的。

希洛姆（詫異）——我們能把她找了來做生意嗎？

興德——我敢說不難做到！

希洛姆——一個少女……是從「院子」裏出來的嗎？

興德——不。一個純潔的閨女。

希洛姆——你是怎麼認識她的？

興德——她每晚到曼克這兒來……從她底家裏偷跑出來……誰也看不見她。好像這兒

有着什麼東西吸住了她一般……她是那麼喜歡探問事情……

麗夫克兒（從窗口伸進她底頭，頭上未戴帽子，向興德打招呼）——噓——噓——噓！我

底父親在下面嗎？

興德（作勢回答）——不在。

（麗夫克兒從窗口隱去。）

希洛姆（緊緊地注視着興德）——她！葉克「大叔」底女兒！一個真正的金鑲呀！



興德——不要響！她來了！

麗夫克兒（苗條而美；裝束適宜，披着一條肩巾；偷偷地溜進門，十分小心地走下梯子。她表  
意手勢多於言詞。）曼克在什麼地方？那兒嗎？（指着一間遮蔽着的小房。）在那兒，跟  
着……？

興德（點頭示意。）

（麗夫克兒走近曼克底房間，以熱情的專心傾聽着，時刻向身邊四望，恐懼得發抖。）

希洛姆（輕輕地向興德說。）——明天我們必須就走，去看看壁拉街的那棟房子。

興德——我們什麼時候結婚呢？

希洛姆——我們先得有一個家。

興德——我不知拉比要多少錢纔肯給我們舉行婚禮。

希洛姆——剩下的錢要夠買一些傢具纔好。那個地方必須弄美觀一點。（房門忽地砰然  
打開，葉克衝了進來。）

葉克（他底面孔依然露着狡詐的神氣，青年時代放蕩生活底痕迹亦還存在。他穿着尊嚴的正派的服裝。他取下帽子，抖掉上面的雨點。）——真是湊巧！下起雨來啦！（忽地看見了麗夫克兒，勃然大怒。）怎麼！你在這兒！（抓住她底衣領，咬着牙齒搖撼她。）他在這兒幹什麼？

麗夫克兒（嚇得不知所措，口吃着。）——媽……媽媽叫我……來……來喊……（大哭。）爸爸，不要打我！

葉克——你底母親……你底母親叫你……到這兒來！（一聲怒吼。）你底母親！（拖她上樓。）她還要毀掉你呀！鬼迷住了她……她想要女兒學她從前的榜樣……

麗夫克兒（啼哭樣。）——爸爸，不要打我！

葉克——我要教你認得你爸爸！（把她拖出去。麗夫克兒底哭聲猶從外面傳了進來。）

希洛姆——好一個高尚的葉克！他底身分太高了，不許他底女兒做這種事。（隔着天花板聽到怒跳的聲音和一個女人底哭聲。）現在他要向他底老婆鬧交涉了，這纔有意思啊！

碎割！

興德——他是對的。一個做母親的應當小心地看守她底女兒……你是什麼人，那就是什麼人，可是一當你結了婚而且有了孩子，那卻要小心看守……等着看吧。要是上帝保佑，我們生了兒女，我是曉得要怎樣去教養他們的。我底女兒要像一個聖人那樣地純潔，生着蘋果般的紅面孔……人家看她一眼我都不會准許的。將來她會嫁給一個體面的男子，正正式式地舉行婚禮……

希洛姆（拍她底肩。）——日後我們自然看得見的。可是你要馬上去和麗夫克兒說纔行。聽我說，向她施點手段。不然什麼都幹不成了。

興德——我底事你用不着操心。我知道怎樣進行的。

希洛姆——那末，且看吧。（沉默。）要是你釣上了手，你就把她馬上帶到我那兒去。你要知道……

葉克（在憤怒中走進來。）——是關門的時候了。外面下着雨。今晚什麼鬼也不會到這個

地方來。(嚴厲地向希洛姆看了一眼)夠了，噤哩咕嚕，親熱得夠了。是關門的時候了。(走上梯子，啓開門，呼喚)萊則兒睡覺呀！巴霞是睡覺的時候了！(外面有少女底聲音：「快了，就來了！」)

(與德指一指葉克，做手勢叫希洛姆走。)

(希洛姆走上梯子。正要跨出門的時候，和葉克劈面相逢。他們互相注視。)

葉克——趕快跑。是關門的時候了。你們偷偷摸摸地商量得夠了。

希洛姆(把雙手插入褲袋。狠狠地望着葉克)——從什麼時候起，你變成這般大模大樣的紳士了？

葉克——馬上給我滾蛋。快點兒滾。到後來我會告訴你的。

希洛姆——滾你自己底蛋！

與德(跑上梯子到希洛姆面前)——希洛姆，聽我底勸，回去吧。聽到沒有？回去吧！

希洛姆(臨去時向葉克輕蔑地瞪了一眼)——你得了個好傢伙！(下。)

葉克——就像我需要他在這兒似的……（指着興德。）這兒帶着你底老屍殼子自己去開一個門面吧。

興德——人家用「老屍殼子」是開不起門面的。和它們只好死在一堆兒。可是，小小的娃兒們……

葉克（向門口呼喚。）——萊則兒！巴霞！（兩少女跑進來。雨水從她們淋濕了的薄衣裳和披散着的頭髮上滴流着。她們很快活，說話時老帶着笑聲。葉克走了出去，順手把門砰地一聲關起。）

巴霞（一個壯健的少女，兩頰紅潤。態度自然；語聲重濁。）——這雨多麼地香……（抖掉她衣上的雨點。）恰和家鄉頂樓上面晒着的蘋果一般。這是第一次的春雨。

興德——真是想癡了：站在雨中。好像會把全世界的人誘惑了來似的……這麼大的雨誰也不會出來的啊……（走進她底小房間，在箱子畔坐下來；捆紮各種物件。）

萊則兒（抖着雨點。）——鬼纔顧着他們呢。前天我便已把賬繳上去了……我們站在屋

簷下面，雨是這麼地香……從你頭上把整個的冬天都洗掉了。（走到奧德身邊）你看……（展示她底濕頭髮）多麼地新鮮……多麼地香……

巴霞——在我底家鄉，酸模（註一）想必發芽了。是的，他們是在第一次的春雨作酸模湯。……山羊想必在牧場上吃草了。……木筏想必在河面上漂浮着了。……弗蘭列克想必已把外族的少女們召集攆來，和她們在酒館中跳舞了。……女人們想必在烘着餅子預備過『五旬節』（註二）了。（沈默）你知道嗎？我正準備去買一件新的夏天用的肩巾，回家裏去過節。……（跑進她底小房間，拿出一頂巨大的夏帽和一條長的面紗；她戴上帽子，對鏡自賞。）你看！要是我這樣地裝束着回家裏去過節，一跑進車站……天呀！她們會嫉妒死了。可不是嗎？只要我不怕我底父就好辦了！

萊則兒——爲什麼她會打你嗎？

巴霞——他當場就會殺死我的。他正拿着一根鐵棍在追尋着我哩。有一次，他發現我正和弗蘭列克在村中的酒館裏跳舞，他使用一根桿子在我底臂上着力敲了一下，（露出她

底臂。直到這個時候還有痕迹呢。我是從一個良好的家庭出來的。我底父親是一個屠夫。說到追求我的人，那纔多極啦……（低聲。）人家想撮合我和一個切肉的人結婚。他底金戒指我現在還留着在這兒。（展示她指上戴着的一隻戒指。）是他在結茅節（註三）那天給我的。也許他並不十分想娶我——但是我也滿不在乎。

萊則兒——你爲什麼不在乎呢？

巴霞——因爲我不……他身上常發着牛肉氣味……嘔——他底名字叫做蕭立克。你試想一想，和蕭立克結了婚，每年生一個小蕭立克嘔——

萊則兒——你在這兒有什麼更大的好處呢？

巴霞——這兒，我至少是一個自由的人。我已賺得了一箱子的裝飾品，穿得漂漂亮亮的。不是我吹牛皮，我村中那些有錢的小姐們也沒有我這樣的好衣裳……（從她底房間裏取出一件櫻色衣。）我穿着這件衣在馬謝可夫斯基街行走的時候，他們個個望着我……時髦的小東西呀！哈哈！要是我敢這麼裝束着在我底家鄉出風頭，我一定要這樣地

跑到車站去。(在室內搖搖擺擺地走起來，像個時髦的太太一樣。把後面的裙子撈起來，裝出一種見過大世面的神氣。)我敢打賭，她們一定要嫉妒死的……她們馬上就會中風。(在室內徘徊着裝貴夫人。)

萊則兒(扯清巴霞背後的衣摺，並替她扶正帽子。)——這樣正好再把頭擡高一點兒。……誰看得出你是在這種地方生活的呢？你可以告訴他們你是在幫一個很大的商家。某伯爵大人愛上了你……

奧德(從她底小房間內說，她仍在那兒清理着衣箱。)——我倒要問你，這種地方又怎麼樣？我們難道有哪點兒不如那些大商家底姑娘嗎？如今全世界都不過是這麼一回事；這是大家底需要。這個年頭兒，最高貴的家庭中的小姐們也不比我們更好。這是我們謀生的一種方法。我敢說，我們這種人無論是誰，在結了婚之後，對於丈夫的忠實定能賽過一切的人。男人是什麼東西，我們是頂明白的。

巴霞(仍在室內昂頭闊步。)——呀！你以為他們不能立刻便看破我們嗎？他們心裏自然



是明白的……你要知道，我母親底死，就是爲了受不住神經的刺戟……她不能這樣地生活下去……直到今天我還沒有到她底墳上去過……（忽然止步。）有時候她在我面前現了出來……晚上我在夢中看見她，她穿着壽衣，戴着荆棘，這是爲了我底罪過。她用力扯住我底頭髮。

萊則兒——呀，母親！你真的看見她嗎？你那死掉了的母親是什麼模樣？面色是蒼白的嗎？

興德——閉住口，好不好？這麼夜深了反來談鬼說怪。死人是不會到這兒來的。我們底老闆有一卷『聖典』在樓上……（突然靜默了一陣。）我不解，我們這種職業究有什麼不對？（離開小房間，跑進地下室本部。）我們底老闆娘不是幹這種事幹了十五年嗎？然而她終於結了婚。她豈不是一個敬畏上帝的女人嗎……她豈不是懂得一個猶太女兒所應遵守的規律嗎……並且，她底麗夫克兒不是一個純潔的孩子嗎？再者，我們底老闆不也是一個體面的人物嗎？他不是很有慷慨的嗎？他對於慈善事業不是很出力的嗎……他並且還請人寫了一卷『聖典』哩……

萊則兒——可是有人說這種『聖典』是讀不得的，這種母親所生的女兒後來會變成她們自己底原樣……某種勢力會像石一般把她們吸引了去，魔鬼會把她們扯入泥坑中去的。

興德（吃了一驚）——誰這樣說的？

萊則兒——一個算命的老女巫告訴我的……好像有這麼一個女兒被蠱惑……

興德——這完全是一派胡說……那向你說這種話的老叫化婆住在什麼地方……我要

挖掉她底眼睛！天下是有上帝的，我說我們是有一個上帝在頭上的！

曼克（偷偷地從她底小房間走到地下室本部。半裸體披着一條肩巾。着色的長襪很鮮明，頭髮是散亂的。眼睛閃耀着淫蕩的狡詐。面龐頗長，俏麗，然而帶着點下賤之氣；她底年齡極輕。有一支頭髮披覆在額上。說話時眼睛發亮，全身震動。她訝然四望。）——怎麼？一個  
人也沒有？

萊則兒（向曼克說。）——曼克，是你嗎？你來得正好。（指着興德。）她差不多把我造成一

個聖人了。你把你底客人放什麼地方？

曼克——他睡着了。我偷跑了出來。

萊則兒——想必是一個慷慨的地主吧？他該有錢請人家喝點酒？

曼克——呸！他是一個蠢寶。他這次來是第三次了。他老是追問我，誰是我底父親，誰是我底

母親，——就像存心和我結婚似的。……每次他和我接吻的時候，他總把面孔藏入我底

懷中，閉着眼睛，微微地笑着，好像一個嬰孩被媽媽抱着一般。（四望。輕輕地問興德。）麗

夫克兒沒有到這兒來過嗎？

興德（微笑。）——她來過的……可是給她底父親捉住了……他幾乎沒會大鬧起來。

曼克——糟糕！多久了？

興德——有好一陣功夫了。……此刻她底父親想必已經睡着了。（低聲。）再過一會兒她

一定又會下來的。

萊則兒（快活地向曼克說。）——曼克，來，我們到街上去吧。外面下着雨。雨點兒像珍珠一

樣……第一次的春雨。有誰願意跟我到外面去淋雨嗎？

曼克（走到窗邊。）——下雨了。真是好一陣細雨。氣味這麼香……我們去吧。

巴霞——在家鄉我們曾有過一次大雨，連水溝都滿了，弄得巷子裏盡是水。我們把鞋子襪子都脫掉，赤着腳在雨中跳舞……有誰願意把鞋子脫掉嗎？（脫去她自己底鞋襪。）曼克，脫掉你底鞋子，我們到雨中跳舞去吧！

曼克（脫去鞋襪，披下頭髮。）——好呀！讓雨把我們淋一個痛快吧……站在春雨中，人會長大起來的。是不是？

巴霞（跑過去。）——來吧。我們來互相潑水吧……我們要老大一捧地潑水。（披下頭髮。）我們要把頭髮浸透像樹木一樣……來吧！

興德——等一等。等一等。「大叔」還沒有睡着呢。他說不定會聽到的。（全體靜聽，耳朵向着天花板。）

萊則兒——來吧！你沒聽到他在打鼾嗎？

曼克——等一等……我們要悄悄地通知麗夫克兒。（巴霞和萊則兒走出室外。曼克取一根棍子，輕輕地向天花板底某角敲了數下。室外有少女們在水中跳躍的聲音。她們用手掬水從啓開着的門口拋進來。一面喊着『跑出來呀！跑出來呀！』）

麗夫克兒（從窗口探進頭。她穿着睡衣，披着一條輕薄的肩巾。小心地低聲呼道。）——曼克，曼克。是你喚我嗎？

曼克（把一張椅子搬到窗下；站在椅上，達到麗夫克兒底手邊。）——是的，麗夫克兒。是我喚你……來吧，我們要去站在春雨下面，互相潑水，這樣可以長高一些……

麗夫克兒（在高處。）——輕點兒！別這麼大聲地嚷。我是從牀上溜出來的。爲的免得被爸爸聽到。我怕——他會打我。

曼克——不要怕你底父親。他不會這麼快便醒來的。來吧，到雨中去吧。讓我把你底頭髮披下來。（她伸至窗口，解鬆麗夫克兒底辮子。）好了。現在我要替你在雨中淋洗它們。就如這個樣子。

麗夫克兒——我只穿着一件睡衣。整晚上我躺在牀上，等待着底父親睡熟過去，便好偷跑到你這兒來。我聽到你敲的聲音便溜出來了。這麼輕輕地，赤着腳，——恐防被底父親聽到。

曼克（熱烈地擁抱她。）——來吧，麗夫克兒，我要在雨中洗你底眼睛。夜是這麼可愛的，雨是這麼暖和的，空氣中滿是香氣哩。來吧。

麗夫克兒——輕點兒……輕點兒……我怕我底父親……他打我……他把門鎖起來了。……鑰匙藏在『聖典』旁邊。我整晚上都是警醒着的……我聽到你喚我……你喚得這麼輕……好像有一種什麼東西把我吸引到你這兒來，不由我自主……我從『聖典』

旁邊偷得了鑰匙……我底心跳得這麼劇烈……這麼劇烈……

曼克——等一等，麗夫克兒，我就到你那兒來。（跳下椅子，跑上樓梯。）我就到你那兒來。只要等一會兒我就在你底身邊了。（走出門外。麗夫克兒亦從窗口走開。）

興德（原來在她小房間底帳帷中專心聽着曼克和麗夫克兒底談話，這時走到地下室本

部，興奮地徘徊起來，露着沈思的神氣，輕輕地自言自語。——靠上帝底幫助，要是就在今晚上我能把麗夫克兒和曼克兩個都得到手……我就立刻把她們帶到希洛姆那兒去……於是我就向他說，『你所要的都來了……這是你底衣和食。趕快去租一棟房子，和我結婚，像別人一樣，做一個體面的人物吧。』（猝然住口。舉手向上。）天上的父，你是一切孤兒底父親……在墳中的母親啊，爲我禱告吧……讓我一切的煩惱從此完結。讓我最後也成立起我自己底家……（稍停。）若是上帝肯幫助我，我便要定寫一卷『聖典』來榮耀他……每逢安息日我要捐三磅蠟燭給『研究院。』（沈默頗久。她是神往於將來的前途去了。）是的，他是一位善良的上帝……一位善良的上帝……天上的父啊……母親啊，爲我禱告吧……不要沈默……爲我禱告吧……爲我盡你底力吧……（跑回她底小房間，急急忙忙地收拾東西。）不管怎樣，我要準備了。（長久的靜默，台上空着。過一會，曼克引着麗夫克兒進來。她們都披着淋濕了的肩巾……她們底頭髮一片濡濕。衣上滴流着大點的雨水。兩人都赤裸着脚……與德如前在帷中傾聽着。）

曼克（懷着克制住了的熱情和愛慕；聲音雖輕，然而深沈有力。）——麗夫克兒，我底寶貝，你涼了嗎？緊緊地靠住我……永遠地靠着……靠着，我取點兒暖吧。就這樣好。來吧，讓我們坐在這椅子上。（把麗夫克兒引到長椅前面；兩人都坐下。）正是這樣……把你底面孔舒服地貼着我底胸膛吧。就這樣好。身子也緊緊地靠着……涼得厲害……好像有水在我們底身體內流着一般。（稍停。）我做開你底胸膛，用我臂上流下的雨水把它洗淨了。你底胸膛真是又白又滑。裏面的熱血經我底手一觸，也都冷了……冷得像白雪——像一條凍結了的溪澗……你底胸膛香得像牧場上的青草。我又把你底辮子這樣地解散了……（用手指爬梳着麗夫克兒底頭髮。）我把它們這樣地放在雨中洗淨了。它們真香啊……香得和雨一樣……（把面龐埋進麗夫克兒底頭髮裏面。）是的，我能在你底頭髮內嗅到雨底香氣……這麼輕鬆，這麼細膩……並且又新鮮……像牧場上的青草……像樹枝上的蘋果……這樣樣。讓我冰一冰，讓我用你底頭髮爽一爽精神。（她把面龐在麗夫克兒底髮上擦了數下。）讓我冰一冰——這樣樣。可是等一等……我要把



你當作新嫁娘一般梳理起來……梳成兩股黑色的長辮。（開始梳理。）麗夫克兒，你要我這樣做嗎？要不要？

麗夫克兒（點頭。）——要的。

曼克——你做新嫁娘……一個美麗的新嫁娘……假設是在安息日的前夜，你和爸爸媽媽坐在桌邊……我——我就是你底情人……你底新郎，我來拜訪你，做你底客人。好不好，麗夫克兒？你喜歡這個玩意兒嗎？

麗夫克兒（點頭。）——是的，我喜歡。

曼克——等着吧，現在等着吧。你底父親和母親睡覺去了，一對情人便在這桌子邊相會……我們都很害羞……是嗎？

麗夫克兒（點頭。）——是的，曼克。

曼克——於是我們靠攏一些兒，因為我們是新娘和新郎，你和我。我們擁抱。（抱住麗夫克兒。）抱得這麼緊。並且接吻，輕輕地吻。這個樣子。（吻麗夫克兒。）於是我們底面龐兒紅

了——害羞了。麗夫克兒，這非常有趣，不是嗎？

麗夫克兒——是的；曼克……是的。

曼克（抑低聲音，向麗夫克兒耳語。）——於是我們一道兒去睡。誰也看不見，誰也聽不着。只有你和我。這個樣子。（把麗夫克兒緊緊地抱入懷中。）你願意在今夜和我這樣地同睡嗎？願意嗎？

麗夫克兒（驚疑地四顧。）——願意的……願意的。

曼克（把麗夫克兒抱得更緊。）——來吧……來吧……

麗夫克兒（柔聲。）——我怕我底父親。他會醒來……

曼克——等一等，麗夫克兒，等一等。（思索了一陣。）你願意跟我離開這兒嗎？那末我們就可以日夜在一塊兒了。你底父親不會到那兒去，你底母親也不會去……誰也不會責罵你……誰也不會打你……我們會自由自在……過許多的快活日子……我們會非常地幸福。麗夫克兒，你覺得怎樣？

麗夫克兒（閉着眼睛）——我底父親不會知道嗎？

曼克——不會的。今晚上我們就跑，——和興德一道兒，到她底家裏去。……她告訴我，她和希洛姆成立了一個家。到了那兒，你就會知道一切是如何地愜意的。……年輕的人們會成羣結隊地到那兒去。……我們日日夜夜地在一塊兒，自由自在。我們要裝扮得像軍官一樣，到外面去跑馬。來吧，麗夫克兒，——你願意嗎？

麗夫克兒（興奮得發抖）——不會被爸爸聽到嗎？

曼克——不會的，不會的。他不會聽到的。他正睡得很熟呢。……你難道沒有聽到他在那兒打鼾嗎？……（跑進興德底房間，抓住興德底手。）你已經找好了一個地方嗎？來馬上帶我們去！

興德（吃了一驚）——是，是。馬上到希洛姆那兒去（拋一件衣裳給麗夫克兒。）他立刻就會給我們找一個好地方的。

曼克（急忙幫麗夫克兒穿衣。）——你會知道一切是如何地愜意的。……我們會非常地

快樂。(大家都裝扮起來，手中拿到什麼就穿什麼。然後慢慢地走上樓梯。在門口遇着萊

則兒和巴霞，她們渾身透濕，正要回到地下室來。萊則兒和巴霞驚訝地望着這三個。)

萊則兒和巴霞(同聲)——怎麼回事？你們上哪兒去？

曼克——輕點兒！別鬧。我們去喝點啤酒——喝點檸檬水……(與德曼克、麗夫克兒走了

出去，萊則兒和巴霞驚異地在後望着。)

萊則兒——她們在搗些什麼鬼！我看着真不舒服。

巴霞——並沒有什麼變動呀。

萊則兒——出了事了……天呀！

巴霞(愕然望着萊則兒)——怎麼？你底意思是說那件事嗎？

萊則兒——這不干我們底事。我們吹息燈睡覺吧。我們對這件事什麼都不知道。(把燈心

旋低。台面黯淡。二女各入各底房間。)那個算命的人到底沒有說錯。她到底說對了……

(她隱入帷內。台面在黑暗中空了一陣。)

（巴霞狂亂地跑出她底房間，神經質地叫着。她已換上了睡衣。）

萊則兒（撈開她本房間底帳帷。）——怎麼回事，巴霞？

巴霞——我怕去睡覺。我覺得我媽媽底魂正在我底房間裏徘徊，戴着荆棘。

萊則兒——樓上的『聖典』已經受了褻瀆。我們現在失掉保障了！

巴霞——我怕今夜會發生極恐怖的事情。我底心跳得很厲害。（突然從上面傳來了鬧聲。有踢動椅子和桌子的聲音。二少女驚駭地瞪着眼，留心地聽着。立刻，似乎有一個很重的東西從外面的樓梯上滾下，發出大聲。）

葉克（在外。）——麗夫克兒，麗夫克兒！你到哪兒去了？

萊則兒（向巴霞說。）——趕快躺到床上去，裝做熟睡的模樣……記着，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各自跳上床，裝出酣睡的樣子。）

葉克（衝進地下室，手持一支點燃着的蠟燭。頭髮蓬亂。睡衣上罩着一件大衣。狂亂地叫。）

——麗夫克兒！麗夫克兒！麗夫克兒在這裏嗎？（無人答應。他暴躁地扯開各房間底帳

帷。)麗夫克兒!她到哪兒去了?(搖醒萊則兒和巴霞。)麗夫克兒在什麼地方!麗夫克兒!她到哪兒去了?

萊則兒和巴霞(用袖子擦着眼睛,裝出從酣睡中被驚醒過來的樣子。)|什麼?我們不知道。

葉克——你們不知道……你們不知道……(幾乎只一個動作便跳上了樓梯,跑了出去。暫時靜默。然後聞得外面樓梯上有沈重而急促的履聲。門突然被打開,葉克蹣跚而入,後面隨着沙拉,頭髮被葉克拖着。兩人都只穿着睡衣。葉克把沙拉拖下樓梯,指着地下室。)你底女兒哪兒去了?你底女兒——她哪兒去了?(巴霞和萊則兒緊緊地挨靠着壁子,恐怖得發抖。)

(幕急落。)

(註1)酸模(Sorrel)是多年生草,山野自生。全體略似羊蹄而莖葉稍細。色微紅。有酸味。葉甚長,基部裹莖。花小而淡紅。

- (註二)五旬節(Pentecost)是猶太民族一種節日，於逾越節後第五十日或第七星期舉行。
- (註三)結茅節(Feast of Tabernacles)是猶太人紀念其祖先之曠野天幕生活的日子，於秋季舉行。

## 第二幕

場面：和第一幕相同。食櫥和寫字檯都已打翻在地。地板上亂拋着衣服。麗夫克兒房間的門啓開着，從裏面有一支燭光射過台面。沙拉，蓬頭散髮，衣服不整，在場上檢拾着各種散亂的傢伙。她將它們捆成一包，像是準備着遷移，然而終於將大部分的傢伙歸到了原地。

時候是清晨。灰白的曙光正從關閉着的窗板隙裏透進來。

沙拉——葉克！你怎麼樣了，葉克？（走到麗夫克兒房間底門口，向內望着。）你那樣地坐在那兒幹嗎？（走回來，繼續檢拾着散亂的傢伙。）真是倒霉！他要打整個的一家都毀掉。（又跑到麗夫克兒底房門口。）葉克！你幹嗎老是不做聲？你有什麼不舒服嗎？（含淚轉回原處。）你看見過這樣的怪事嗎？一個人坐在「聖典」前面，儘是那麼思想着，思想着，有什麼可想的呢？我們遭逢了不幸。那就到警察所去吧，去找偵緝隊長吧……想法子把



那個男人找了出來……時間還來得及的。（又跑到門口。）你幹嗎老是不做聲呀？（她在離門不遠處一包衣服上坐了下來，雙手捧着面孔，開始哭泣。）他坐在那兒像一個瘋人，凝望着『聖典』，口中不知嘸哩咕嚕些什麼。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聽。是什麼魔鬼捉住了他呢？（起身。向葉克說。）這在我並沒有關係——隨便什麼地方都是一樣的。既然你要我走，好吧。我就走。我總不會被魔鬼抓了去的……哼，無論到哪兒去，我總有方法謀生活。（繼續檢拾傢伙，不發一言稍停。）

葉克（從麗夫克兒底房間出來。他未戴帽子，外衣也未穿上；頭髮蓬亂。他雙眼直視，有如狂人，說話很慢，聲音重濁。）——我要走……你要走……麗夫克兒要走……一切的東西，一切的人，都要走……（指着妓院。）走到地下室去……上帝不許我們走別的路……

沙拉——葉克你被什麼迷住了？你瘋了嗎？（走近他。）想一想你在做什麼事吧。我們遭逢了不幸。這是無可奈何的。誰能一點災殃也不受呢？來吧。我們去把希洛姆找出來。我們可以給他兩三百盧布，請他把我們底孩子還給我們。他會答應的，不會有錯的……喂，你那

麼恍恍惚惚地幹嗎？你到底怎麼樣了？

葉克（在室內一來一往地踱着，聲音仍是嘶啞的。）——現在，對於我什麼都是一樣的了。我底靈魂已交給了魔鬼。再也沒有辦法了。什麼用處也沒有了。上帝不接受它……（在

窗前立住，窺視窗板底孔隙。）

沙拉——什麼，你說上帝不接受？你只是說着你自己罷了！不接受它的是你自己呀！你愛不

愛你底女兒呢？葉克！葉克！（企圖把他從窗前拖開。）你怎麼啦？趁着還來得及，趕快去設

法吧！我們在這兒白獸着，他也許會帶着她跑到別的地方去。我們馬上去找他吧。一定是

奧德將她帶到他那兒去的。你站在那兒幹嗎？（猝然地說。）我已經打發人找艾利師父

去了。我們可以聽聽他底意見。（稍停。葉克依然窺視着窗板底孔隙。）你在那兒望什麼？

（稍停。）你幹嗎老是不說話？天呀，這真夠使一個女人發狂了！（轉過身子，大哭起來。）

葉克（如前在室內來往踱着。）——家也完了……老婆也完了……女兒也完了……都

到地下室去吧……回到妓院裏去吧……我們現在不需要什麼女兒了……不需要她

了……她已和她媽媽底早年一樣……上帝不接受……回到地下室去吧……到妓院裏去吧！

沙拉——這麼說，你是想回到地下室去嗎？——那末，就到地下室去吧！看我介不介意！（重行檢拾傢伙。）他打算把我們完全毀掉。這個人到底是被什麼鬼迷住了？（默想了一會。）要是你老在那兒站着像瘋人一樣，我就一個人去設法子！（取下她底金剛石耳環。）我要到希洛姆那兒去，把我底金剛石耳環送給他。（從衣包中取出一掛金鏈。）要是他還不肯，我就再加一百盧布的鈔票。（她把手插進葉克底褲袋去尋他底皮夾。葉克任其所爲。）只消一刻鐘的光景，（披上一條肩巾。）麗夫克兒就會回來的。（臨去。）希洛姆定會允許我的。（砰地一聲帶上了門，下。）

葉克（在室內徘徊，頭低垂着。）——現在，對於我什麼都是一樣的了……讓她給魔鬼抓了去吧。女兒完了……「聖典」完了……一切都到妓院裏去吧……回到妓院裏去吧……上帝不接受……（久停。門口現出萊則兒。她先把頭伸了進來，然後悄悄地跨進了

門，止步不動。葉克看見了她，茫然地向她望着。）

萊則兒（啞囁着。）——我去找過了艾利師父。是你底妻叫我去的。他快要來了。

葉克（依舊茫然地望着。）——她到底還是被魔鬼搶了去了。現在沒有用了。太遲了。上帝不肯接受。

萊則兒——她是一位這麼好的小姐。這真是可羞極了！

（葉克驚異地注視她。）

萊則兒（解釋地說。）你底妻分付我在這兒等着，直到她回來。

葉克——不用害怕。我還沒有發狂。還沒有呢。上帝已經懲罰了我。

萊則兒——誰料得到會有這樣的事呢？她是一個這麼純潔的孩子。呀！真是令人難過極了！

的確……

艾利師父（入室，手持一個燈籠。）——出了什麼事，天還沒亮你就把我喊來？（走到窗前窺視窗板底孔隙。）晨禱的時候快要到了。

葉克（眼睛不看艾利師父。）——艾利師父，『聖典』受了侮辱。受了可怕的侮辱。

艾利師父（駭然。）——你說什麼？糟透了，那會要全城的人來贖罪的！發生了什麼事情？快說，快說！天呀，糟透了！

葉克——滾下妓院去吧……（手向下指。然後向萊則兒說。）滾下去，和她們一道。滾下妓院去吧。什麼『聖典』都完了。

艾利師父——朋友！這是什麼話呀！發生了什麼事情？快說出來吧！

萊則兒（站在門口。寬慰艾利師父說。）——不是的，艾利師父。不是說『聖典』是她底女兒……麗夫克兒。『聖典』並沒有污壞。（指着麗夫克兒底房間。）仍舊還在那兒。

艾利師父（釋然嘆氣。）——上帝保佑。可是你的確知道『聖典』沒有污壞嗎？萊則兒——的確的，師父。

艾利師父（比前更鎮靜了，吐着涎。）——上帝保佑。這樣我就放心了。（轉向葉克。）你幹嗎這麼胡說霸道？（轉向萊則兒。眼睛卻不看她。）她跑掉了嗎？她回來了沒有？（轉向葉

克。可曾打發人去找尋她？

葉克——對於我，我底女兒比一卷『聖典』更神聖。

艾利師父——不要胡說。安靜點吧，不要煩躁。可曾有人去找尋她？尋她回來怎麼樣？你還不去找她，站在這兒幹嗎？

萊則兒——老闆娘已經去了。

艾利師父——他們可知道這女孩到哪兒去了？

萊則兒——知道的。老闆娘就會把她帶回來的。

艾利師父——好極了！那末何必還這樣地騷擾呢？不久就會弄得全城都曉得了。這種事情是張揚不得的。這不是好聽的事。要是她將來的夫家得到了一點風聲，她底嫁裝只怕要多加兩百個盧布哩……

葉克——現在，對於我什麼都是一樣的了。讓個個人都曉得吧。女兒完了……『聖典』也完了……滾到地下室去吧。一切都到妓院裏去吧。

艾利師父——呸！你發瘋了。不錯，你是遭逢了不幸。但是還有上帝在我們底頭上呀。不是嗎？有許許多多人都遭逢了不幸哩。只要上帝保佑，一切的事便會好轉過來了。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嚴守祕密。什麼也不聽。什麼也不看。洗淨你底手，把一切忘掉就完了。（轉向萊則兒。）你說話要謹慎一些。別把它傳揚出去。上帝不許的。聽到沒有？（轉向葉克，他正茫然地向空間望着。）那件事情我已經和……（向周圍望望，看萊則兒還在不在。看見了她便住了口。稍停，又重新發言，聲音更低，眼望着萊則兒，意思是要她走開。）我已經和咳……（向萊則兒眨了眨眼，萊則兒終於明白過來，隨即跑了出去。）我已經和新郎底父親商量過了。晚禱之前，我在會堂裏和他談起了這件事。大概已有七八成的把握了。當然，我告訴了他，新娘底家庭並不如何高貴，但是我相信，另外還添一百個盧布，事情就成了。如今這種世界，門戶低些是不甚要緊的。憑着上帝底保佑，下個安息日我一定和新郎底父親到你這兒來。我們可以到研究院裏去把新郎底宗教功課調查一下……可是今天這件事情切不可走漏一點風聲。不然，什麼事都會坍臺的。這個人出身很高貴，他底兒子又非

常聰明英俊。好吧，好吧。你放心好了。只要信仰上帝，一切的事都會好轉過來的。憑着上帝底保佑，我要回去舉行早禱了。女孩找回來的時候，你就通知我。記着，別忘掉了。（準備走。）

葉克（立起，抓住艾利師父底臂。）——師父，聽我說。把『聖典』也帶回去吧。我不需要它了。

艾利師父（大驚。）——你說什麼話？你被什麼迷住了？你真是瘋了嗎？

葉克——我底女兒已跑到一個妓院裏去了。『聖典』已經受了污辱。上帝已經懲罰了我。

艾利師父（企圖打斷他底話。）——你胡說些什麼？

葉克——我犯了很重的罪。我心中很明白。他應當折斷我底腿——或者在我少壯的時候便把我弄死。可是他和我底女兒，我底可憐的無罪的女兒，有什麼仇恨呢？

艾利師父——聽我說。你不可以那樣地誹謗上帝。

葉克（激昂地。）——爲什麼不可以？我可以隨便怎麼樣說。這都是真話。是的，我是葉克。

查夫確維支，一點也不錯。一所妓院中的老闆。但是這種真話我甚至可以向上帝說。我再



也不怕什麼了。我曾經到研究院裏找過你。把一切的事告訴了你。你勸我定寫一卷『聖典』。我把它放在那兒，——她底房裏。我每晚站在它前面，常常向它這麼說，『你真是一位神祇。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你會懲罰我的。好吧！懲罰我。懲罰我底妻。我們兩個都犯了罪。但是我這可憐的，無罪的女兒，你要保護她。憐惜她！』

艾利師父——但是她並沒有受什麼災害。她會回來的。她還可以做一個很虔誠的猶太妻子。

葉克——沒有用了。……魔鬼已把她捨了去。她會墮落下去的。她既然做起了頭……：：：她便不會停止的。……不在今天，就在明天。魔鬼已經佔有了她底靈魂。我知道。是的，我知道得再清楚沒有。

艾利師父——聽我底勸，不要說傻話。安靜一點。熱心請求上帝底饒恕。把你這項生意丟掉。靠上帝底保佑，你底女兒還可以嫁人，體體面面，和一切的良家女子一樣，而且會帶給你無窮的幸福。

葉克——太遲了，師父。太遲了。要是她在幼年時候便死掉，我倒還沒有什麼埋怨……那樣我可以知道她是死了，——知道我葬埋了一個天真的孩子……我會跑去看她底墳墓，安慰我自己道，「這兒長眠着你底孩子。雖然你自己是一個犯了罪的人，這兒卻長眠着你底純潔貞淑的女兒。」但是事實竟然是這個樣子，我在塵世間還有什麼呢？我自己是一個罪人。我又留下了犯罪的後裔。這樣一代又一代，罪惡無窮。

艾利師父——別這麼說。一個猶太人不可說這樣污穢的話。信仰上帝，把從前的事都忘掉吧。

葉克（爭着說。）——別想安慰我，師父。我知道這是太遲了。罪惡抓緊了我和我所有的一切，像一根繩子套住了頸項一般。上帝不肯接受。可是，師父，我要請問你，爲了什麼他不肯接受呢？把我葉克·查夫確維支從罪惡底泥溝中拔了出來，對於他有什麼損害呢？（跑進麗夫克兒底房中，取出「聖典」，用手高舉着。）你，神聖的法典，我知道，——你是一位偉大的神祇，因爲你是我們底主我，葉克·查夫確維支，犯了罪。（握拳槌自己底胸膛。）

我底罪惡呀……我底罪惡呀……顯點靈驗吧——降一根火柱下來燒死我吧。就在我站着的這個地方裂開我腳下的地，把我陷進去吧！但是請保護我底女兒。請把她送回來，依舊和從前一樣的天真純潔。我知道……你是全能的。顯點靈驗吧！因為你是一位全能的神祇。要是你不顯靈驗，你就壓根兒不是神祇，我告訴你。我，葉克·查夫確維支，告訴你，你是和我們凡人一樣地愛復仇的……

艾利師父（跳起來從葉克手中搶去「聖典」）——你知道你是和誰在說話嗎？（嚴厲地對他瞪了幾眼，然後把「聖典」送回麗夫克兒底房間。）請求「聖典」底寬恕吧！

葉克——這種真話竟然可以當着上帝底面前講了出來！（跟着艾利師父走入麗夫克兒底房中。）假若他是一位真神，那就請他當場把靈驗顯出來吧！

沙拉（興奮地走了進來。急忙跑到鏡前用雙手整理頭髮叫喊。）——希洛姆，進來呀。你幹嗎停在外面？

希洛姆（在外。）——葉克在哪兒？告訴他（入室。）我是頂高興爲老朋友盡力的。即使他

侮辱我也沒有關係。

沙拉（跑到麗夫克兒房間底門邊，鎖上門，任葉克和艾利師父留在裏面。）——讓他留在那兒吧。（微笑。）這幾天來他變成了一個聖人……專和一些虔敬的猶太人來往起來了。（跑到入口處把門鎖上。）你揀選了好一位新娘呀！我老實說，你底興德真是一個歹毒不過的傢伙！你怎樣也擺脫不掉她！她追蹤在你後面就像你是她私有的什麼傢伙一樣。我敢打賭，她一定追你追到這兒來了哩！（狡猾地笑了一笑。）呀，希洛姆，希洛姆，你竟選中了這樣的好貨！（走到窗前打開窗板。室內較前更明亮了些。）他們幹嗎將房子這麼封閉着就像死了人似的！

希洛姆——我告訴你，儘管放心好了。我既然答應了，我就必定做到。別人我是不肯的，爲了你我卻願意盡力。雖然你近來待我很壞……好吧，不用擔心。興德，隨她怎麼樣，給魔鬼抓了去好了。

沙拉（輕輕地溜到希洛姆身邊，執住他底手，直視着他底眼睛。）——像你這樣年紀輕輕

的男子漢——爲什麼竟姘上了奧德那種爛污貨呢？她是什麼人？她從這個妓院蕩到那個妓院呀，你這麼一個青年男子！你現在在日子過得也還舒服。那末你還需要她幹嗎？你拿到這兩百盧布還怕找不到一個漂亮的，體面的少女嗎？怎麼找不到呢？你難道不是和別人一樣地年輕貌美嗎？（拍他底肩。）希洛姆，聽我底話。你知道我對你向來是很好的，雖然我近來不能多多地幫助你。但是我對你並沒有改變。不是嗎？（凝視着他底眼睛。）

希洛姆（捋着鬚鬚。）——呀！天曉得！我被那個女人攪昏了頭了……就在這一向……爲了賺幾個盧布……你真以爲我打算和她結婚嗎？我底母親會咒斷我身上的每一根骨頭哩。我底母親是很體面的。還有我底姊姊呢？

沙拉——你除了和那個醜鬼軋姘頭，和她開設妓院之外，就沒有更好的事業了嗎？如今這個世界，好做的專業多極了。值不得和她那樣的爛污貨做一堆。（走近他，把她底耳環放在他手中。）拿着這個，這是另外的一百個盧布。現在請告訴我麗夫克兒在什麼地方。

希洛姆——真的究竟還是真的。你本來是一個好婦人。（向她瞬一瞬目。）最近你變壞了

些。不過這是另外一回事。你只記着，希洛姆和你是自家人。（把沙拉底耳環收入衣袋。）

沙拉——希洛姆，現在告訴我她在什麼地方。雖然我是她底母親，你不妨把一切的事告訴我聽。你總知道，這類事情我是看得很平淡的。告訴我吧，——你是不是已經將她帶往一個……？

希洛姆——她就在这附近……我既然答應帶她來，你就儘管信託我好了。聽着——憑我底運氣，你下了多麼大的一注賞品！這麼可愛的眼睛，這麼可愛的動作。真是伶俐透了！

沙拉——哈哈！沙拉還不算老哩……可是，希洛姆，告訴我，你把她藏在什麼地方？你可以放心和我說。（一隻手抱住他，一隻手拍他底肩，妖媚地凝視着他底眼睛。）老朋友，告訴我吧。

希洛姆——離這兒不遠。不遠……（外面大門上有拳頭槌擊的聲音。）

奧德（在外）——她底事情你並不曉得！什麼都不曉得！

沙拉——讓她把腦袋碰爛在牆上吧！我底天！你看她將他抓得多緊！哈哈！他一刻也不敢離

70

開她！（向他送着秋波。）好不可羞，去和這樣的爛污貨相交！（希洛姆沈思了一會。沙拉執住他底臂，把他拖往一邊。）想清楚吧。你要她做什麼？我可以給你找一個少女。像一個夢一般。你看着好了。（向他眨眼。）

興德（撞開門，衝了進來。）——他們纏擾着他幹嗎？咒他們做惡夢！他們底女兒跑掉了……（抓住希洛姆底手。）他不曉得她在什麼地方。他們要你做什麼呀？

沙拉（坐下，向希洛姆擲揄地望着，並手指着興德。）——就是這種模樣吧，呃？就是這個傢伙吧？哈哈！

興德（四顧。）——她笑得就像一個惡鬼！（轉向希洛姆。）麗夫克兒底事你什麼都不曉得。（把他拖往一邊，輕輕地說。）我們馬上到羅慈（註）去吧。我們要在那兒結婚……租一棟房子……帶着我們這兩個少女……想一想你在做什麼事吧！（大聲。）他們纏擾着你幹嗎？她底事你一點也不曉得。（拖他往外走。）走吧，希洛姆。（希洛姆猶豫不行。）沙拉（露出狡猾的笑容，大聲說。）——咦；希洛姆，你爲什麼不跟着她跑呢？她是來找你的。

……帶你到羅茲去……去結婚……去開一個院子。噫——嘻！（走近希洛姆，把他從與德身邊拖開。）你這麼一個年輕的男子漢，你底母親是那麼體面——你底父親是一個虔敬的猶太人……她要你去幹嗎？她這麼纏擾着你幹嗎？

希洛姆（決然）——來吧，沙拉，我們去把麗夫克兒帶來。

與德（用手掩希洛姆底手）——你不能說她底事你都不曉得。（跑到門邊，關上門，用背靠着它。）我不許你跑出去。（復跑到希洛姆面前，捉住他底手。）子細想想吧，希洛姆。他們幹得這麼好。我們爲什麼就不可以來吧，希洛姆。我們離開這個地方……於是我們便可以做這麼一樁生意——這麼一樁與興隆隆的生意！

希洛姆——這一切我們都已聽得說過了……早已聽得說過了。（推開她。）我們以後再說那個吧。此刻我沒有功夫。（和沙拉走出去，與德在後面跟着。）

沙拉（復跑回來，打開麗夫克兒房間底門，向裏面的人們呼喚）——麗夫克兒找着了！

與德（在大門外）——我不許的。你不能講！



希洛姆（在大門口）——沙拉，來吧。

沙拉（忙跟了去）——我就來了，希洛姆。（沙拉，希洛姆，與德都下。）

艾利師父（和葉克入室）——感謝我們底主！感謝我們底天父！（跟着葉克，葉克在室內來往踱着。）你看，全能的上帝是怎樣地保佑了你們的？他懲罰——不錯。但是還沒有受損害，他底救濟就到了。不管你是犯了罪，不管你吐了那許多污穢的話。（勸誡他。）從此以後，小心着別再這麼說了，——要虔敬，特別地虔敬……要懂清楚，何謂一卷『聖典』，何謂一個有學問的猶太人……你必須常到會堂裏去，必須慷慨地捐助那些研究法典的學生……你要努力贖罪，上帝自然會寬恕你的。（稍停，艾利師父嚴厲地向葉克望着，葉克繼續在徘徊，露出深思的樣子。）怎麼？你全沒有聽我底話？憑着上帝底保佑，一切都會化凶爲吉的啊。我立刻去找新郎底父親，我們可以詳細地把這件事商量妥當。可是你千萬別爭論價錢。大概還要一百個盧布，——要記住你是什麼人，而他是何等的人物。還有，要緊的是馬上把嫁裝辦好，對於婚姻的事不可胡說亂道。上帝不許的，——弄得不

好那就又要遭殃了！這種事情是耽擱不得的。（忿然向葉克睨視。）怎麼！你全不注意嗎？我在向你說話呀！

葉克（好像自言自語。）——我要問她一件事情。只問一件。但是她必得把真情告訴我——全部的真情。是，或者不是。

艾利師父——別再犯罪了，朋友。良善的上帝幫助了你，感謝他吧。

葉克（如前。）——我不會傷害她一點。只要她把真情說了出來。是，或者不是。

艾利師父——真情，是的呀，真情。上天會保佑你……一切都化凶為吉的。我立刻就去找新郎底父親。他已上會堂去，想必正在等候着我哩。（四顧。）分付你底妻馬上把房間收拾好。你就預備婚約，也得快一點兒，別讓他看出什麼破綻，不然他就會拉倒了。定好日子，早點兒把新娘送過去。記着，不可胡說亂道。一個字也不可提起，免得人家疑心。（準備走。）並且你底頭腦也得放清醒一些。信仰上帝，高高興興地受他底安慰。（走到門口。）分付你底妻把地方收拾乾淨。（下。）

葉克（不安地徘徊着。）——只要她把真情告訴我。一點也不許隱瞞。（長久的靜默。）

沙拉（在門檻上。）——進來。進來。你父親不會打你的。（稍停。）聽我說，進來吧。（把麗夫

克兒推了進來。麗夫克兒頭上罩着一條肩巾。她默默地立在門邊，咬着嘴唇。並無一點害

羞的神氣。）唔，我底寶寶，你那麼站着幹嗎？你已給了我們許多的快樂……抵償得過我

們帶養你的辛苦了。不久我們就會補償你的。（自己截住。）進你自己底房裏去吧。把頭

髮梳一梳。加一件衣裳。就有客人要來哩。（轉向葉克。）剛纔我遇着艾利師父。他正跑去

找新郎底父親。（環顧室內。）糟糕！這麼一場糊塗！（連忙動手整理房間。）

葉克（看見了麗夫克兒，便緊緊地注視着她，向她走攏去，溫和地執住她底手，將她領到桌

畔。）——別怕。我不會傷害你的。（他坐下。）傍着我坐下來吧。（推一把椅子到她身邊。）

坐下來吧。

麗夫克兒（發惱，用肩巾掩住面孔。）——我站着是一樣的。

葉克——坐下來吧。（牽她坐了下來。）別怕。

麗夫克兒（藏在肩巾裏面）——我爲什麼要怕呢？

葉克（囁囁着）——麗兒，告訴我，麗兒，你是我底女兒。我是你底父親。（指着沙拉。）她是  
你底母親。我底女兒，告訴我吧，把全部的真情告訴我。別怕。在我面前用不着害羞。我知道，  
——這不是因爲你底罪過……不是因爲你底罪過……這是我底罪過，我底……  
因爲你母親底罪過……我們底罪過。告訴我吧，女兒……

沙拉——你是他在怎樣地坐着盤詰他底女兒！他要把她怎麼樣？人家剛纔跑了回來！讓她  
進房裏去穿衣吧。我們就會有客人來了。（準備把麗夫克兒帶走。）

葉克——別管她！（把沙拉從麗夫克兒推開。）

沙拉——他今天真是瘋了。什麼鬼捉住他了？（重行打掃。）

葉克（復扯麗夫克兒坐下）——我不會打你的。（用手指扼着她底纖細的頸項。）要是  
在你還沒有長成的時候，我便這樣扭掉你底腦袋，那你倒好了，我也好了……但是不  
要怕。我不會傷害你的。上帝懲罰我們並不是因爲你底罪過。不是的。是因爲我們底罪過。

我曾非常小心地看護了你。我爲你定寫了一卷『聖典』。我把它放在你底房中，並且在  
有個時候曾經日夜地向它禱告。『保佑我底女兒吧！把你底懲罰加給我！加給她底母親！  
只求救出我底女兒！』我計劃着，你長成了的時候，我要爲你找一個極好的配偶。我要找  
一個體面的青年給你做丈夫。我要將你們兩個都帶在我身邊，一切費用都由我供給。你  
們兩個都要住在……

麗夫克兒（依舊用肩巾掩着面。）——我結婚還儘有時候哩。我又沒有老。

沙拉——她竟有這麼厚的面皮和她父親辯駁啦！

麗夫克兒——他們想要我做一個模範的閨女了。媽媽爲什麼沒有在早年結婚呢？

沙拉——閉住嘴，小心我打你頓飽的！僅僅一夜的功夫她就什麼話都學會了！

麗夫克兒（誤會了意思。）——是的，現在我什麼都明白了。

葉克——你別管她吧！（露着神經質的急迫。）我只問你一件事，只問一件事。把真情告訴

我……我不會打你的。我觸也不會觸你。這回事原不能怪你。（急促得幾乎說不出話。）

坦白地告訴我，全——全——全部的真情，把——把——把真情告訴我吧……

沙拉——她有什麼真情要向你說呢？你要把這孩子怎麼樣？

葉克——我不是問你……（起身，執住麗夫克兒底手。）在我面前用不着害羞。我是你底父親。你儘管把一切情形告訴我……明白地說……你——你依舊和離家時一樣地純潔嗎？你還是一個貞潔的猶太女兒嗎？（叫喊。）的確——你還是一個貞潔的猶太女兒嗎？

沙拉（把麗夫克兒從葉克底手中扯開。）——你要把這孩子怎麼樣呀？這孩子是再純潔沒有的。讓她去吧。

葉克（緊緊地執住麗夫克兒，力圖察看麗夫克兒底眼睛。）——把真情告訴我。我會相信你的。把面孔向着我。你還是一個貞潔的猶太女兒嗎？把面孔向着我。眼睛望着我。（麗夫克兒不管葉克如何逼迫，依舊用肩巾掩着面。）

沙拉——你爲什麼不去掉你頭上的肩巾？進了屋，你用它不着了。（伸手去拿麗夫克兒底

肩巾。麗夫克兒抵抗，但是抵抗不住，只得鬆了手，把面孔藏在袍子裏。

葉克（大聲。）——現在，告訴我。不用害羞。我不會傷害你的。（緊緊地捉住她底手，直視着她底眼睛。）你還是一個貞潔的猶太女兒嗎？——趕快告訴我！

麗夫克兒（力圖藏住面孔。）——我不知道……

葉克（高聲喊叫。）——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那末誰知道呢？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不知道？』快把真情告訴我！你還是——

麗夫克兒（從葉克手中掙扎着。）——媽媽幹這個幹得並不壞，不是嗎？你也幹得並不壞，不是嗎？我全都明白……（用手掩住面孔。）打我吧！打我吧！隨你怎樣！

沙拉（舉着拳頭向麗夫克兒衝過去，準備打她。葉克一拳便把沙拉打在一邊，自己則跌坐在一把椅中，面色蒼白，呼吸急促。麗夫克兒倒在地上，神經質地哭泣着。長久的停頓。沙拉顯然心緒已亂，無目標地在房中跑來跑去。過了一會，她拿起掃帚，在地板上掃起來；她底沈默顯露出一種自疚的心情……然後她走近麗夫克兒，執住她底手，把她扯了起來，帶

她走入房中。葉克停留在原處不動。沙拉復出，跑到葉克底身邊，執住他底手，懇求。——

葉克，千萬想一想你做的事吧！外人怎麼能知道呢？（稍停。）安靜一點吧。（稍停。）麗夫克兒仍要嫁人的，我們還要靠她享福哩。（葉克不做聲。）把你底大衣穿上吧，——他們就要來了。（猝然地。）這回事誰能知道一點呢？

葉克（沈默。茫然地望着空間。）

沙拉（把葉克底大衣和帽子帶進來，替葉克穿戴着。他任其所爲。）——多麼倒霉！多麼倒霉！誰料得到會有這樣的事！（她替葉克把大衣扯直，然後把房間整理一下。跑入麗夫克兒底房間。可以聽到她在房裏藏匿某種東西的聲音。立刻她又跑了出來。）等會兒我要把賬給你看。（把房間完全整理妥善。）如今的日子真是倒霉極了。這麼辛辛苦苦地把孩子帶大，不料……呀！（外面有履聲。沙拉跑到葉克身邊，扯他底衣袖。）他們來了！葉克，千萬別忘記了事情還可以挽救的。（艾利師父和一個生客入。沙拉忙把頭髮藏假髮之下，走到門邊去迎客。）



艾利師父——早安。

沙拉——早安。今年年歲好。歡迎歡迎。（頗形狼狽，把椅子移到客人們面前，做手勢請他們坐。）

艾利師父（欣然）——好極了，新娘底父親在哪兒？（四向望着找尋葉克。）

沙拉（向她底丈夫微笑）——葉克，你爲什麼不來見客？（向他推過一把椅子。客人們致過了禮，都坐下。）

艾利師父（做着手勢）——我們馬上商量正經事情吧。（指着葉克對生客說。）這位先生願意和你結親。他有一位秀外慧中的女兒，打算找一位淵博的學士做她底終身伴侶。他願意維持小夫婦一對兒底生活。

生客——那是再好沒有的。

葉克（立起來）——是的，朋友。一個賢淑的猶太女兒……一個模範的女兒……

艾利師父（向生客說）——他願意在訂婚的時候爲她安排一注五百盧布的嫁裝……

並且他願意擔負兩口兒底生活費。他會把你底兒子當做他自己底兒子一般看待。

生客——好極了，——我也再用不着替我底貨吹牛皮。再研究兩年，他什麼都會精通的。

艾利師父——那自然，那自然。這位先生會非常地愛護他的。他這兒一點東西也不會缺少。他可以日日夜夜坐在這兒研究法典，沒有一點不如意。

葉克（指着麗夫克兒底房間。——是的，他可以坐在那裏面研究聖書。……我有一個賢

淑的猶太女兒。（走進房去，把麗夫克兒強拖了出來。她半裸着，蓬頭散髮。他手指着她。）

你底兒子要娶一個賢淑的猶太女兒。她會爲他生育一些純潔的猶太兒女的。……和別

的虔敬的女兒們一樣。（轉向沙拉。）不是這樣的說法嗎？（狂亂地大聲而笑，轉向生

客。）真的，我底朋友，——她會做一個貞潔的，虔敬的賢妻。我底妻會帶她到禮堂上去。……

……滾到妓院裏去吧！滾下去！（指着地下室。）滾到妓院裏去！（扯着麗夫克兒底頭髮向

大門直走。）滾到妓院裏去！滾下去！

沙拉（向葉克狂衝過去。）——天呀！他真的瘋了！（她力圖把麗夫克兒從葉克底手中扯

開；葉克推開沙拉，扯着他女兒底頭髮向外走。）

葉克——滾到妓院裏去（與麗夫克兒同下，外面麗夫克兒底哭聲猶可聽到。）

生客（愕然，而且恐怖起來。）——這是怎麼回事？（艾利師父向他招手，扯他底衣袖，指着

門。生客已驚得不能開步。艾利師父拖着他向門口走。他們都下。稍停。）

葉克（扯着艾利師父進來；他是在樓梯上逢着他的。）——把『聖典』也帶了去！我再不

需要它了！

（閉幕。全劇完。）

（註）羅惹（Lods）是波蘭一個城市底名字；其地位於華沙西南方，棉織業頗盛，有『波蘭之曼徹斯特』之稱。

## 譯後記

『復仇神』是蕭洛姆·阿胥最著名的一個劇本，自出版以來，已有了希伯來，德，俄，波蘭，荷蘭，瑞典，挪威，意，法，英諸種文字的翻譯，並且有過多次的公演。第一次是在柏林德意志劇場由瑪克斯·萊因哈特 (Max Reinhardt) 導演，時候是一九一〇年。以後便迅速地在歐洲各大劇場陸續出現。德國，奧國，俄國，波蘭，荷蘭，挪威，瑞典，意大利，都會公演過它。但是它在美利堅共和國底紐約城卻受了當局底禁止，導演魏因培格 (Weinberg) 和演員希爾克勞特 (Rudolph Schildkraut) 都會受了罰金的處分，理由據說是有妨風化；然而這已經是公演了一百五十次以後的事了。

阿胥今年大概已有五十四歲，住在紐約。他出生的地方是在華沙附近，那時華沙正在俄國沙皇底勢力之下，所以阿胥所受的是俄國式的教育。移居美國是頗晚的事情。

除「復仇神」外，阿胥著名的作品有下列諸種：

「城市」描寫舊大陸猶太人生活的小品集子。

「梅麗」及「自我之路」(Meri and the Road to Self) 有連續性質的兩部小

說。描寫猶太之魂追求自我認識的彷徨。背景主要地是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

「流氓穆特克」(Mottke the Vagabond) 描寫華沙下層社會的一部小說。已經譯成英文。

「我們底信仰」一個長篇劇本。

「摩西大叔」(Uncle Moses) 長篇小說。已譯成英文。

「短篇小說集」

這是根據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三年的記載，時候很早，以後的阿胥自然還有好些作品，但譯者不知，只得暫付闕如了。

書前的序，是爲初版英譯本作的，作者亞伯拉罕·卡漢 (Abraham Cahan) 也是

個住在美國的猶太人，著作頗多，有『葉克爾』(Yael)、『白色恐怖與紅色恐怖』(The White Terror and the Red)、『大衛·李文斯基底顯達』(The Rise of David Levinsky)等等。

這本譯文所根據的是美國哥德培格(Isaac Goldberg)博士底譯本。哥氏是新猶太文學著名的權威學者，他底介紹自然最靠得住，——況且又是用了他底修正本。所可愧者，惟不佞底譯筆太笨耳。

孫貴定博士爲拙譯校讀一過，改正譌謬，復介紹出版。老友劉季伯君多方匡助，都是感激不忘的。

一九三五年，五月，唐旭之記。



0.92  
 該書店  
 廿五年九月八日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徐

世界文學名著復仇神一冊  
 (32233)

The God of Vengeance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Sholom Asch

譯述者

唐旭之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本書校對者林仁之)

四〇九一上



# 57  
712217

57

712217

